

時事小評選粹

華北書店發行

時 事 小 叢 粹



3 1799 5716 6

華 北 書 店 出 版

1 9 4 4

# 時事小評選粹

## 目次

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	一
質問國民黨	一三
國民黨既願爲秦檜耶	一八
安撫凱再生	二一
感 言	二四
羅景武被問謀國	二七
空想與感言	四一
婦女解放	四四
暫行條約	四六
內 亂	四九
慈航衣后的功績	五〇
勸刀止對火柴，中南海拋炸彈	五一
救救炸彈	五三
四 扣	五三



朱德入關	.....	五八
國民黨的兩種政策	.....	六〇
革命與抗戰之矛盾	.....	六一
共產國際的解散與國民黨的反共	.....	六二
國民黨的任務是什麼？	.....	六四
關於	.....	六五
「七七」匪變中的北平景象	.....	六六
兩面政策，種種壞事，一盤麻術，三個把戲	.....	六七
雷雨	.....	六七

## 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

呂振羽

### ——駁蔣著「中國之命運」

在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中公然說：中國國民黨，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國民黨，是「中國之命運」的唯一「寄託」，「是全國國民共有共享的一個國家的總機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而對於中國共產黨即在蔣先生及國民黨的通令中稱之為「奸黨」，對於八路軍、新四軍則稱之為「奸軍」、「叛軍」，陝甘邊區是「封建割據」，都應該「取消」。其實罵罵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陝甘邊區的這些調兒，日寇漢奸已唱了好久，蔣先生及國民黨東施效顰，即使學得和敵人漢奸一模一樣，也不過還是那一套。但是，正因蔣先生是中國抗戰的領袖，國民黨是自稱抗戰的政黨，說出的話，做出的事，竟和敵人漢奸如出一轍，就值得中國人民大大的注意了。

你說我們是「奸黨」，大概你們就是「忠黨」吧，究竟中國共產黨是「奸黨」，還是國民黨內的CC團、復興社及其特務機關是奸黨？最好查查歷史，看看事實！說邊區是「封建割據」，大概你們那大後方就是「民主」，「統一」吧，究竟誰是民主？誰是封建？也最好問問人民，看看事實！說八路軍、新四軍是「奸軍」、「叛軍」，大概你們就是「忠軍」、「順軍」吧，究竟誰好誰壞？人民會來作結論，將來的歷史家也會來作結論的！究竟「中國之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或者也「寄託」點於我們呢？最好也查查歷史，看看事實，問問人民！你想「取消」共產黨連

我們却並不提出「取消」國民黨的要求，因為我們沒有那樣無知，我們該認國民黨和共產黨是現代中國歷史的必然產物，除非國民黨或共產黨臨到其自己歷史的末日，誰也沒有權力來取消的。你如不信，請學學社會學ABC！

先查近代史ABC，看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怎樣產生的，國民黨又是怎樣變化的。告訴你：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後，有了外國在華的企業，就出現了現代無產者。那時中國大資產階級的有些祖宗還是替洋大人服務的買辦。太平天國以後，中國有了官辦、官商合辦、商辦的企業，就產生代表官僚資產階級的保國會，今天大資產階級中的那夥子親日派正是它不肖的後代。甲午戰爭以後，民族產業資本比舊，大適官廉資本，民族資產階級有了一定限度的自覺，因此就又產生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革命同盟會。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運動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他們找不到中國解放的正確途徑。只有到了五四前後，由於國際國內情況的巨大變化，由於十月革命的勝利，由於中國反日運動和民主運動的高漲，由於民族工業在歐戰期間有一度相當發展，中國無產階級成為政治上自覺的先進階級，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以民族救星和人民救星的身份登上了歷史舞台。這個時候，中國革命才進入了新的時代，中國人民才知道戶帝反對還是中國唯一出路；而孫中山先生也才在列寧和中共的幫助下，把喪失了革命性的國民黨改組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的中國國民黨。這段經歷，中國國民黨的領導者今天雖然不隱瞞，然却都是歷史的事實。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叛變革命的資產階級代理人，聯合大地主資產階級，掌握國有、省有、市有各種企業……，國民黨就變成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黨了；於是蔣介石、白崇禧、軍閥、政客，上海閥人及其他許多反動份子，都成了國民黨的重要幹部，CC團、復製社（亦稱蔣友社）兩個反革命團體，就開始在國民黨內形成；而黨內有正統感的黨員，不論老黨員新黨員，却都受到排斥，不能起任何決定作用。你們如不承認，請你們自己清算歷史、翻閱檔案、審查幹部！「九一八」以後，國民黨當權的先生們，進一步想模仿希特勒和墨索

體，組織所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央黨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而此所謂「調查統計局」也者，實質上完成了支配國民黨的黨務、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最高權力機關，這對於我們中華民族固時期並不雅觀，然而又是事實。在共產黨方面，中國有了自覺的無產階級，就有了共產黨，無產階級存在，共產黨就會存在。共產黨始終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而國民黨却已帶着一變再變的歷史了。

我們再來翻開一下兩黨的歷史，看看彼此對「中國之命運」究起了何種作用，好的不容抹煞，壞的也不必否認。

不容否認，中國國民黨滿身的同盟會是當時革命各階級的階級聯盟，他們的主義就是「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在這個時期，同盟會會與「中國之命運」有密切關係；但是正如孫中山所說：「革命黨，革命黨，革命黨，在辛亥革命以後，國民黨却放棄了革命的任務，變成改良主義的組織，許多幹部變成軍閥、官僚、政客、大地主和交易所的經紀人。」「五四」以後，孫中山先生在「以俄為師」的覺悟下，改組了中國國民黨，並由於共產黨人的幫助，把舊三民主義改爲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有人硬說改變的不是原則，只是「方法」。試問「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的綱領從那裏來的呢？那不是在前に此二年的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就明明白白的提出來了嗎？因此，從最低限度說，也不能承認一九二四——二七年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同爲「中國之命運」所「寄託」；而實際上起革命領導作用的，固然是中國共產黨。不幸，正在這革命「快要成功」的重要關頭，而國民黨軍內竟起了分裂，分裂的原因正由於黃郛、陳炯明這批漢奸從上海跑到南昌，變質了反革命政變的陰謀，這不？任何「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宣傳可以掩蓋的。因此，中國革命決要成功的命運，便由那些反動叛變份子葬送了。而且早在北伐出師以前，在反共漢奸把持之下的偽動員，就有人拿「三月二十號慘案」和「黨務費

理案」來反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了。大革命失敗以後，成了國民黨主體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便拿「舶來」的基馬爾主義代替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全力進攻革命，對革命的工農知識份子殘殺，肆行殘暴的大屠殺。正是其馬爾主義的實行同時，他們還盡量擴大軍閥內戰。據說這部是爲着民團的「統一」，可惜得很，不久就「統一」來了一間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的命運」，陷入殖民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境！當時的基馬爾主義者如係英雄好汉漢，就應當挺起腰，把這責任負起來；若想把責任卸給毫不相干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卸給「土地革命」與「農民革命」，就未免有點荒唐吧！「九一八」以後，正所謂國家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你們却絲毫不顧國家民族的存亡、人民的死活，反而覺得基馬爾主義還不過癮，索性再來一個中西合璧的法西斯主義。這難道還有心肝嗎？你們先之以「不抵抗」的投降政策還覺得不夠，又繼之以「先安內、後攘外」的投降政策！投降政策的具體證據，就是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替日寇灣道政策的具體證據，便是帶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數百萬軍隊，不用去抵抗日寇的侵略，專用來圍剿工農紅軍，削平異己；便是到處的特務機關，濫天飛的特務份子，不是去對付日寇漢奸，而是專門來摧殘革命勢力，摧殘抗日愛國運動和打擊異己！這不是日寇的第五縱隊是什麼？還問你們說還叫做「備戰」！但是除了秦檜之流，誰還這樣的「備戰」過呢？西安事變時，你們的汪精衛、李精衛那班傢伙就暴露了日寇第五縱隊的面目，他們企圖擴大內戰、阻撓團結，甚至還不憐惜蔣介石先生！幸喜中共挺身來打救，要不然真是一命嗚呼了！因此，到抗戰以前的國民黨，難道還算是孫中山的國民黨嗎？到抗戰以前的三民主義，難道還算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嗎？這一筆一筆葬送中國之命運的禍根，你們難道忍心記在孫中山的名下嗎？

請看看中國共產黨吧！從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肩負起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歷史任務（即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綱領，並根據此種綱領，在各個時期規定了各種具體實施的政策）。二十二年來，它一刻也沒有放下革命的旗幟，總是和人民在一起，總是領

工人和帝國主義封鎖勢力作堅決的鬥爭，不論在任何時候，都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國共產黨和其黨員從各方面幫助了孫中山先生，幫助了國民黨，和國民黨共同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平定反革命的商團事變，消滅陳炯明等反革命軍閥。共同完成革命，在珠江和長江流域的勝利，收回漢、滬英租界，單獨領導羣衆起義，克復上海，擊退北伐軍，這正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就是新三民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國共合作破裂以後，那些國民黨人、那些民族叛徒們，在當時會一脚踢開同盟者，陽開羣衆，斷送了這個勝利的果實，在今日還要無恥的歪曲歷史，把當時的勝利解釋爲「民族主義運動」的勝利，作爲宣傳其中國式法西斯主義的資本！但當時摧毀此「蓬蓬勃勃的風起雲湧」的「運動」者，不就是今日的中國式法西斯主義者嗎？而這種不愛面子的辦法，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就早採用過了嗎？在那些民族叛徒叛變革命以後，中國共產黨「爲求三民主義的實現」，單獨採取革命的旗幟，領導羣衆，進行「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反對了封建主義；拿「人人有權」的民主，代替了「出身而家而族」的封建家戶制；拿革命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代替了「由族而保甲而鄉社」以至於縣與省以構成我們中國國家大一統的組織」的各級封建政權；「國家建設的基層」的鄉村人民代表會議，代替了舊統治的「保甲」和「鄉社」；拿勞動人民的民主憲法，代替了封建的「家禮」、「家訓」、「族譜」、「族規」、「保約」、「鄉約」、「社規」；也拿新三民主義的「民族道德」，代替了舊封建的「忠孝」爲根本的「四維八德」的「民族固有道德」，反對了寡廉鮮恥的實辦道德。試問：那一點不符合中國人民的需要，不符合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然而，若不是那班孫中山主義的叛徒拚命來反對真正「爲求三民主義的實現」的中國共產黨，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殘酷手段來破壞實行新三民主義的革命地區，又何致「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間，……兵連禍結，閭閻塗炭」？又何致「敵寇……敢向中國這塊大亞侵略」？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共產黨首先就發動人民的抗日愛國運動，號召全國羣衆共同抗日；紅軍爲階級去抗日，並實行了堅苦卓絕、震動

世界的二萬五千萬是征；總的說以後，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共中央，又堅決倡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並派遣代表去和國民黨談判轉機；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敲出蔣介石，實現了提議改善的統一戰綫一局而，……你認爲這就是「具體化」的表現嗎？如果沒有這些「具體」，「明末的」不可收拾的亡國慘狀，恐怕就難免吧？神聖的民族抗日戰爭，就未見得抗的險吧？蔣不抗，誰談不到「四強之一」和「四大領袖之一」了！因此，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之光明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共產黨；沒有了中國共產黨，那就沒有了光明的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一貫「爲求三民主義的實現」，從來沒有讓更趨立場！不消說，共產黨自有其貫徹始終的馬列主義，應用在現階段中，具體情況，具體革命鬥爭的馬列主義，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是馬列主義的發展，是具體化的馬列主義。那麼，共產黨爲什麼又承認：「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一貫地「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呢？這由于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河共廢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是相同的」。（毛澤東）

因此？從來一貫爲中國民族解放事業而奮鬥，爲求三民主義之「徹底實現而奮鬥」的是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呢？「中國之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還是完全寄託於中國共產黨呢？過去的歷史已給了我們明確的答案，有良心的歷史家也會作出這樣的答案。

西安事變以後，又有了國共合作，因此，纔有六年來的民族抗日戰爭，纔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收穫，才有今日這樣接近勝利的形勢，中國才成爲「四強之一」！然而，抗戰階段中的國共兩黨，彼此有着不同的兩種方針、兩種辦法。中國國民黨的方針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方針，但反共是和投降分不開的，所以又是一面抗日一面投降的方針。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就是不折不撓的整潔抗日的方針。在整潔抗日方針下的一套辦法，就是「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國國民黨雖亦有當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抗戰建國綱領」（發爲國民參政會所接受），但那只是欺騙人民的一紙具文，實際的辦法

我說你的方針是「再抗日，一兩反共，你就不提是事實嗎？武漢失守以後，那一套又一套的「反共」「限共」「溶共」「滅共」的辦法，即所謂「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嚴厲懲辦特務辦法」「異黨問題處理辦法」……是那些忠貞不二的呢？大後方成千成萬進步人士和愛國青年的被捕，尤其是皖變前後四川、貴州、湖南、江西都有數百被捕，甚至以所謂「共產嫌疑犯」把他們殺害，死、活埋、槍斃，或迫其兩小時秘密自首……這又是那些無法無天的反動份子幹的呢？把新四軍平江黨部留守工作人員和男女老小眷屬全部活埋，似此傷天害理，這絕人寰的平江慘案又是什麼人幹出的呢？精忠報國、誓死抗戰的新四軍公然認之爲「叛軍」，明令圍剿，造成皖南事變！

你們在敵後在前線的軍隊，在特務份子、日寇第五縱隊的指示和支持下，經常找八路軍新四軍磨擦，而又常常配合敵寇的掃蕩，這是什麼原因呢？日寇在華的軍隊，不過三十幾個師團，八路軍新四軍抗擊了一半，其他數百萬軍隊僅僅對付一半，而且把裝備最好的數百萬大軍，專用來包圍和進攻陝甘寧邊區，不用去抗日；照你們的說法，抗戰只有「兩個階段」，武漢失守後，就進入「反攻階段」；爲什麼不把數百萬國民黨軍隊組織反攻，從日寇那裏去收復失地，而只想向邊區來「收復失地」呢？大後方稱天飛的特務份子爲什麼只對所謂「共產份子」、抗日愛國的進步份子，對於暗藏和公開的漢奸敵探及視若無睹，甚至公開或暗中保護；而那些老老少少的偽軍孫中山信徒也都被你們壓迫得喘不過氣來；在敵後、在敵佔區的特務機關和成千成萬的特務份子，爲什麼不對日寇進行反特務鬥爭？不去破壞日偽，反而和日偽配合，專門進行破壞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寇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工作？爲什麼那樣把實行新三民主義的邊區看作眼中釘，派遣成千成萬的特務來進行各方間的破壞工作？而他們又何以和日偽特務份子沆瀣一氣……這種磨南山之骨，鑿其罪的特務集團，能說還有半點「黃帝子孫」的味道嗎？能說不是日寇的第五縱隊嗎？在這裏就根本說不到抗戰，而只是抗共抗抗日了！

反共就是反「抗日」，所以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方針，執行上就不能不成為一面抗日、一面投降的方針。你說這是「惡意詭謀」嗎？請看事實：降敵的汪精衛難道不是國民黨副總裁？汪記公團的周佛海、陳公博、顧孟餘、陳璧君、陳春圃、林柏生、穆斌、陳中學……等數十個大漢奸，難道不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李士寧、丁默邨等等，難道不是CC和復興社的特務頭子？全部降敵的江蘇省黨部、三青團特務隊，難道是「共產份子」？降敵的三十三名高級將領，難道大多數不是CC和復興社的頭子？難道有一個是你們所稱為「叛軍」或「奸軍」的幹部？最妙的是至今還不反對他們沒有任何處分的表示，反而仍有人替他們向人民解釋，仍尊稱為「總司令」、「軍長」，的確，他們也還在作「總司令」作「軍長」，不總已改成「汪記」的商標，那對你們或者是無關大體的吧！從武漢失守以後，一羣一羣的官吏不斷投奔敵偽，却從來沒有人去爲離他們、譴責以爲「爲黨不顧」、「共產份子」和「左傾份子」濶稱，特務機關却又防範得那樣嚴密。自爲奸細陶希聖、吳開左……；胡仕順仍住在重慶大作其「校訓」、委員？……至今還公開宣稱和汪精衛是好友的谷正綱，難道不是黨國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長？調查統計局和日僑特務機關的人亦經常交流，難道不是事實？「當我首都危機」的時候，徽寇「利用德國的關係」，難道沒有人稱他進行過談判？徽寇「第二波」又想以武漢會戰爲其侵略軍事的止境，之「和平攻勢與政治攻勢」，難道沒有得到黨政要人的響應？今天還留在重慶的「德意路線」派難道還算少？……這一切一切，難道不是事實？倒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宣傳」嗎？

在一面投降的方針下就不能不隨時有全面妥協的準備。因此在抗戰初期，政治上理應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即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機構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抗戰的要求，符合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而乃不此之圖，竟拿所謂抗戰時期要求政府用力量中等選詞來和人民要死「狗」，反而進一步法西斯化特務化；既謂「中國的……民權思想……蘊積於民間」已「歷二百餘年」，仍公然宣稱：「不惟憲政無法開始，就是訓政亦無從推行」，仍不能「終結」其「軍政時期」的

法西斯特務的統治，這不是拿內戰和軍東統治來威脅人民，就是和人民妥協。因此，抗戰以來或者說從國軍退出武漢以來，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政府」下面，不惟四萬萬五千萬「阿斗」的權利完全被剝奪，不惟一同抗戰的各黨各派都被壓制得喘不過氣來，而且連那班老老少的真正孫中山信徒寫一句文章、說一句話、走一步路，都要受到特務份子的監視；同時又連作夢也在想「取消」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一若不「取消」，就到死也不能瞑目。然雖，如果讓四萬萬五千萬「阿斗」都有權，讓各黨各派一同來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民主政府，讓那班真正孫中山信徒來決定「黨國大計」，讓堅持抗戰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存在和發展下去，那從堅持抗戰打倒日寇方面來說，自然是好的、是必要的；而那對於妥協投降的，的確是不大方便的。因為在那種情況下，誰若想妥協，誰若想投降，他們立即就會來制止他、粉碎他的。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政府」下面，試問各級政府、軍隊、財政經濟機關、民衆團體、交通機關、文化教育機關（通訊社、報紙、書店、學校、出版社、文化團體……），以至茶樓酒店、游藝場所，那一部門不是由上到下受特務機關的控制，支配國民黨各級黨部和三青團團部，就更不用說了。人民同那些和特務機關沒有聯繫的官吏職員，誰不覺得頭暈？誰不是敢怒而不敢言？真正知道特務機關內幕的人，又有誰不知道在那些職業化的特務份子中間，一半是日本特務機關的兼職，一半是日本特務機關的候補！

「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請回頭再看看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吧！抗戰六年以來，中共始終堅決堅持其堅決抗戰的方針，任何一言、一動、一件事，都是爲着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爲着反對分裂、反對倒退。

六年以來，中共爲着堅持這個戰勝日寇的唯一方針，對於國民黨每一個磨擦、進攻以及種種阻礙實現的事情，那一次不容忍到最後一分鐘？爲着鞏固團結、戰勝日寇，也爲着幫助國民黨、向國民黨提出建議，何止幾十次、幾百次？就是最近人家已在高唱反共的時候，中共中央抗戰六週年紀

念定中還不懂向國民提出「加強作戰」、「加強團結」、「改良政治」、「發展生產」等四項建議，總算「仁至義盡」了罷！中共和其他黨員從各方面去幫助國民黨和其他黨派進步的事蹟，幫助國民黨解決困難的事蹟，總算不少罷。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無非是爲了國全大局，爲了保衛祖國和國家的民族解放事業。

六年以來，八路軍、新四軍沒有得到政府一槍一彈的接濟，全靠自己的雙手，全靠和廣大黨義的聯繫，從敵人手中等取廣大的國土，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據地，以支持敵後的抗戰。敵人企圖消滅他們，花樣百出的「掃蕩」、「圍剿」、「討伐」、「分割」、「三光政策」、「治安強化」……，無不極盡其殘酷、陰險、毒辣之能事；因此他們在敵後抗戰的艱難困苦中，硬是撐持着，硬是撐持着，硬是撐持着。但他們始終在認真堅持，沒有後退一步，沒有一個降將，他們不只要對敵二十個師團的敵軍與幾乎全部的偽軍，這般常要應付特務份子、日寇第五縱隊的殘害、破壞，反共軍的騷擾、進攻和配合敵人掃蕩；然而他們爲着顧全團結，爲着保衛祖國，仍不斷要求那些反共「友軍」停止騷擾，協力對抗日寇，仍自動去配合友軍作戰，幫助其解決困難，據韓德勤那樣頑固的反共將領，年上敵寇擊潰，逃奔到新軍防區，只要他沒有降敵，新四軍仍不念舊惡，仍以寬仁大義對待他。新四軍在皖南被圍攻後，政府至今沒有恢復他們的眷顧，被圍擊的「救軍」頭銜，也還留在他們的頭上，而他們卻依舊在繼續中華民族的國旗在華中敵後堅持抗戰，在根據地實行三民主義，組織大公無私、精忠報國的機關，真可以昭日月而泣鬼神！

六年以來，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在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已不是理論而盡實實了。國家的各級參議會並不是那樣的諮詢機關，而是有實完全權力的民意機關；政府的中公僕由他們選舉並保釋免，他們的決議案有支配政府的作用。這種抗日各階層聯合的三三制政權的成立和其行使的成績，表現了人民完全「有權」，政府完全「有能」；同時也證明了一個真理：人民總是迫切地要求民主，並能很好的行使其權力。就要先知人民「期」滿「十年」、「五十年」，再

得民主，那不過是變法西歐專制的藉口。在邊區和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普遍實行，的土地政策和勞動政策，一面是減租、減息、增資，一面又保護交租、交息和獎勵生產，實行的結果，一面保護了中農、貧農、雇工的生活，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熱忱，一面保證了地主、富農、工商業者能繼續生產和財產。一面又改善了農村和城市的階級關係，加強了抗戰的力量。在邊區和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所發動的生產運動，結隊、種園、救校都是自己動手生產，減輕人民負擔，解決自己自力更生與鹽衣足食的問題，並幫助人民生產，形成了黨政軍民的生產熱潮。原來荒蕪的邊區，至今遍種都成了良田，出現繁鬧的市鎮，黨政軍民都過鹽衣足食的生活，克服了財政經濟上的某些困難。因此，在邊區和抗日民主根據地千萬萬年來也都組織起來了，他們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站在一起，和敵偽進行堅決的鬥爭和在邊區和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科學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也就是新三民主義的文化。這種與新文化舊中國民族文化優良傳統的正確繼承者，批判地吸收其優格的、革命的、民主的、科學的、唯物論的、辯證法的……種種積極的、進步的因素。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論新民主主義理論」、「論新階段」、「論持久戰」、「論共產黨人專制論」等天才著作，在濟方面也實現了最高的稱譽。用中法西新主義者却和我們相反，他們所叫響的民族文化傳統，只是那些污穢的、過時的、死去的、或行將死去的東西，污穢民族文化優良傳統的，他們的作偽，也正在破壞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在邊區和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這種新的經濟、政治、文化形態，就是新民主主義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雛形，也就是新三民主義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雛形。

因此，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能有神聖的民族抗戰嗎？抗戰能堅持下來嗎？更想不到「四強之一」了。如果沒有邊區和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那麼，在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生活中，難道真能找出一點三民主義的形跡嗎？一句話，沒有了中國共產黨，難道還有了中國共產黨？難道保證某些人不能開作了協理、鄭孝胥、王克敏、王揖唐、汪精衛、鮑文樞、與蔣呢？然而這

「爲國家盡大忠，爲民族盡大孝」的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或有人敢說是「奸黨」、「叛黨」、「叛軍」、「叛軍」，要死起來「取消」；實現了三民主義的陝甘寧邊區，竟有人敢說是「封建割據」，也死起要來「取消」。這是何等無恥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宣傳」！這種胡說亂語，如果只出于日寇第五縱隊、特務機關、托派反好的狗嘴，倒也不是爲怪，因爲他們的弄舌日離都不喜歡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會用種種極方法想起來「取消」他們，但此在號稱抗敵的大錢方，不受到取締和制裁，却頗覺奇怪！而國民黨當局諸公也公然同意那種辦法，大肆宣傳，甚而撤退河防部隊來執行「取消」任務，好像日寇比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還够朋友！這敢將來的歷史家如何下筆？

日寇第五縱隊所謂「忠」、「奸」，不外給汪精衛那個國民黨就掛「忠黨」，龐炳勳、孫殿英等三十三降敵的是「忠軍」，因他們爲日寇盡了忠；而真正爲國家盡大忠、民族盡大孝的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倒應稱爲「奸黨」、「奸軍」或「叛軍」。但是，朋友，你們所謂「忠」、「奸」的標準又是怎樣呢？實行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陝甘寧邊區，自是向汪精衛那個假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不合，所以從汪精衛的立場說，是可以罵我們爲「封建割據」的；但是，朋友，誰給你們也核刊出一條「封建割據」來了呢？

談到「取消」，就更談何容易呵！你想來取消，豈只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不贊成，邊區和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人民不贊成，中國人民不贊成，連同盟國和全世界人民也都是不贊成的呵！因爲那都是萬萬「取消」不得的。「取消」，中國就要滅亡，同盟國抗戰的勝利形勢就要受到非同小可的影響，人類就要遭受更多的災難，而兇惡也沒有權力來「取消」呢？歷史不會重複，如意的算盤不會太多，抗戰期間的使節也只是徒勞，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了的黨，是身經百戰的布爾塞維克化的黨，並已有着其堅強的中央和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個偉大的總字，空留在他的周圍圍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像鐵一樣的堅固。因此，我們願意很誠懇很坦白、不

重軍復的向各位國民黨諸公忠告：大家如果仍舊保持過去的態度，繼續過去的作風，無異于妨礙我們自己的前途，阻止你們自己的事業，而且使國家力量不能團結，抗戰建國工作不能圓滿進行，于國家民族有莫大的損失，「四強之一」和「四大領袖之一」的現成地位也靠不住。還是改變一下方針，撤退派來執行「取消」任務的部隊，掃除對邊區的封鎖，解散特務機關，肅清日寇第五縱隊，大家好好的從抗日、團結、進步的方針上來商量商量，豈不大妙！

總之，中國之命運的光明面是寄託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的，凡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人就與它共同負起了爭取中國光明前途的任務；而在一切反共份子的身上，如果也寄託了什麼「中國之命運」的話，就只是寄託了黑暗的必敗的滅亡的命運。今天的中國國民黨究竟應該選擇那一種的「中國之命運」呢？

## 質問國民黨

（解放日報社論）

近月以來，中國抗日陣營內部發生了一個很不經常很可駭怪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許多黨政軍機關發動了一個破壞團結抗戰的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反對共產黨的姿態出現，而其實際則是反對中華民族與反對中國人民的。

首先是軍隊。國民黨領導的全國軍隊中佈置在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等三個集團軍，均受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指揮，其中有兩個集團軍用於包圍陝甘寧邊區，只有一個用於防守從宜川至瀘關一段黃河沿岸，對付日寇。這種事實已經是四年多了，只要不發生軍事衝突，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不料近日却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個軍中開動了兩個軍，第一軍開到鄜州、洋化一帶，第九十軍開到洛川一帶，并積極

價值進交還軍，而便對付日寇的河防，大部份空虛起來。

臨戰不能不使人們發生這樣的疑問，這些國民黨人與日本人間的關係究竟是怎麼的形？

許多國民黨人却無忌憚地天天宣傳共黨「破壞抗戰」、「破壞團結」、「破壞團結」，難道這被河防主力。

國軍做抗戰嗎？難道進攻邊區，叫叫做「破壞團結」嗎？

請問這些事情的國民黨人，你們拿對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對着你們，而且向你們的背轉過，那時你們怎麼辦呢？

如果你們將大段的河防丟棄不管，而日本人却依然靜悄悄地對岸望而不動，只是拿了幾挺機關高聲地注視着你們急走愈遠的背影，那末這其中却有一種什麼原故呢？為什麼日本人這樣歡喜你們的背？而你們丟了河防不管，讓它大段地空着，你們的心就那麼放下了去嗎？

在私有財產社會裏，夜間睡覺總是要關門的，大家知道這不是爲了多事，而是爲了防賊。現在你們將大門敞開不怕賊來麼？假使敵開大門而賊竟不來，却是什麼原故呢？

照你們的說法，中國境內只有共產黨是「破壞抗戰」的，你們則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敵人却是什麼「至上」呢？

照你們的說法，「破壞團結」的也是共產黨，你們則是如何如何的「團結團結」主義者，那麼你們以三個集團軍（缺一個軍）的大兵，手揮鞭刀而以對着邊區人民前進，也可以算作「團結團結」嗎？

或者照你們的另一種說法，你們並不是愛好什麼團結的，却十分愛好「統一」，因此就要蕩平邊區，消滅「封建割據」，殺盡共產黨。那末好罷！為什麼你們不怕日本人把中華民族「統一」了去，而且也把你們混在「統一」了去呢？

如果事實的真相只是你們獲得勝地「統一」了邊區，削平了共產黨，而日本人却滅你們的骨「蒙古汗藥」毒住了，或被什麼「定身法」定住了，動彈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們都不曾被你們「



精，打的也是青天白日旗，也有一個什麼中央執行委員會，也有一把特務大隊。此外還有日本法西斯黨，過於淪陷區。

我們的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你們在第三國際解散之後，忙得不開交，單是在於圖謀「解散」共產黨，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漢奸黨與敵人黨，這是什麼原故呢？當你們排使張滌非寫電時，何以不於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說一句（不敢將黨放在正文中），還有漢奸黨與敵人黨也儘快解散呢？難道你們以為共產黨太多了嗎？全中國境內共產黨只有一個，國民黨却有兩個，究竟誰是多了的呢？

國民黨先生們，你們也會想一想為什麼除了你們之外還有日本人和汪精衛一敢下死勁地要打倒共產黨，一致地宣稱只有共產黨是太多了因此要打倒，而國民黨呢？却總是不覺得多只覺得少，到處扶持着汪精衛國民黨，在整個抗戰史上充滿着兩個國民黨兩個三民主義的記載，但是日本人和汪精衛却十分吝嗇，連一個個共產黨也不肯扶植，一個個共產黨也不肯提倡，你們想想這是什麼原故呢？

國民黨先生們，讓我們不厭麻煩地告訴你們罷！日本人和汪精衛之敢以特別愛好國民黨與三民主義者，就是因為這個黨這個主義當中有可以給他們利用的地方。這個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只有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時期，孫中山先生給它改組了，把共產黨人加了進去，形成了國共合作或的民族聯盟，才被一切帝國主義者們與漢奸們所痛恨，所不敢愛好，所竭力圖謀要打倒它！這個主義也只有有在同一時期經過孫中山的手，藏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的三民主義，改進了的三民主義，才被一切帝國主義者們與漢奸們所痛恨，所不敢愛好，所極力圖謀要打倒它！除此而外，這個黨這個主義就在排除了共產黨，排除了孫中山精神的條件下，以致使得日本法西斯與漢奸汪精衛也變好起來，如獲至寶地加以培育，加以扶植。從前汪精衛國民黨的旗子，左角上還有個符號表，區別於今與性不與這個區別了，一切改成一樣，以免礙眼，其愛好之程度為何如？

不但在淪陷區而且在大後方，汪記國民黨也是林立的，有些是秘密的，這就是敵人的第五縱隊；有些是公開的，這就是那些吃窩飯、吃特務飯但忠誠不抗日、專門反共的人們。這些人表面上還有標出汪記，實際上是汪記。這些人也是敵人的第五縱隊，不過比前一種具體形式上的區別，藉以偽裝自己，迷人眼目而已。

至此，問題就完全明白了，當你們指使張濬非寫電文時，所以絕對不肯在要求「解散」共產黨之外附帶說一句還有敵人黨與漢奸黨也值得解散者，由於不論在思想、在政策上、在組織上，你們和他們之間都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還有一條要質問國民黨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國境內「破產」的只有一種馬列主義，別的都是好傢伙嗎？汪精衛的三民主義前頭已經說過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的法西斯主義怎麼樣呢？張濬非的托洛斯基主義怎麼樣呢？中國境內不論張記李記的反革命特革命主義又怎麼樣呢？

我們的親愛的國民黨先生們，你們指導張濬非寫電文時，何以對於這樣許多像瘟疫一樣、像臭蟲一樣、像狗屎一樣的前所謂「主義」連一個附筆也沒有呢？難道在你們看來一切這些反革命的東西都完好無缺十全十美，雅獨一個馬列主義就是「破產」乾淨了嗎？

老實說罷，我們很疑心你們同那些敵人黨漢奸黨互相勾結，所以如此和他們一鼻孔通氣，說出的一些話，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敵人漢奸一揆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敵人漢奸要解散新四軍，你們就解散新四軍；敵人漢奸要解散共產黨，你們也要解散共產黨；敵人漢奸要打邊區（六年以來蘇德、采脂、蔚縣、吳堡、清澗一帶對岸敵軍，砲擊八路軍守河防陣地沒有斷過），你們也攻打邊區；敵人漢奸反共，你們也反共；敵人漢奸痛罵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你們也痛罵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敵人漢奸捉了共產黨員強迫他們登報自首，你們也是捉了共產黨員強迫他們登報自首；敵人漢奸派遣反革命特務份子偷偷摸摸地鑽入共產黨、八路军、新四軍內施行破壞工作，你們也派遣反革

命轉份子偷偷摸摸鑽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內施行破壞工作。何其一舉一動毫無二致毫無區別至於此種呢？你們的這樣許多言論行動，無不和敵人漢奸所有這些言論行動一模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怎麼能够不使人們疑心你們和敵人漢奸互相勾結或訂立某種默契呢？

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出抗議：撤退河防軍隊準備進攻邊區發動內戰，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行動，是不能容許的！中央社於七月六日發出種種謠言給侮辱共產黨的消息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言論，也是不能容許的！這兩種錯誤都是滔天大罪的性格，都是和敵人漢奸毫無區別，你們必須糾正這些錯誤！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請你下令把胡宗南的軍隊撤回河防，請你取締中央社並懲辦漢奸張濬非！

我們向一切不願撤退河防進攻邊區與不願要求解散共產黨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提出呼籲，請你們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內戰危機，我們願意和你們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於危亡。

我們認為這些要求是完全正當的。

（十二日）

## 國民黨真願為秦檜耶？

### （解放日報社論）

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把武漢失守以來數年之中國國民黨反動派逆行逆施的本質，赤裸裸的暴露於全世界和全中國人民之前，大家也恍然大悟，這幾年來的逆行逆施、誤國政策，其罪無庸言是誰，其發動指使者是誰，最主要的責任應該由誰來担負！許許多多謎樣的問題，例如盟軍援助的金錢和武器用到那裏去了？為什麼國民黨大兵三百萬對付區區日寇十五個師團，不但不能反攻，而且還抵擋不住？為什麼漢奸在大後方可以橫行無忌？為什麼大後方民生如此凋敝？為什麼諜情如毛、降官如潮？為什麼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內戰危險總是懸在人民的頭上？這一切疑問，看了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就一切皆可豁然開朗，疑團盡釋，拍案驚奇，原來如此！

自從該書出版以後，國民黨反動派的誤國政策，從前還是遮遮掩掩，在各種隱蔽之下進行的，現在則公然明目張膽，厚顏無恥地進行了。那怕中國人民大聲疾呼，盟國紛紛責難，他却是依然故我，我行我素。五十八個叛將決不討伐，異道同先決不公審，邊區周圍大軍決不移去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決不懲辦，總而言之，一切好專決不做，一切壞事決不做，對於誤國政策，其「至誠」如此，其「堅貞不移」如此！

雖然這樣，我們老百姓對國民黨反動派還存着一點點希望，希望他抗戰下去，不要真的去做個傀儡或秦檜。

我們大家讀過宋史，知道宋朝有個劉豫，又有個秦檜。劉豫公開做了漢奸，投了金人。秦檜却是宋朝宰相，掌握國家大權，用國家的權力，做內奸的勾當。秦檜當時就執行誤國政策，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削弱抗金的力量，最後就完成了他的內奸任務，宋朝終於被外人滅亡。當時，宋朝的忠臣義士，對於公開的漢奸劉豫，人人知道反對，但對於掌握國家大權，執行誤國政策的暗藏的漢奸秦檜，卻就不知道反對，岳飛反而屢屢向秦檜反民族反人民的「軍令軍紀」，結果死在風波亭上，於是秦檜就能倒行逆施，致宋朝於滅亡。很顯然的，如果當時金人僅藉劉豫這樣公開的漢奸，則無法滅亡宋朝，要藉着像秦檜這樣做內奸的內奸，才能滅亡宋朝。秦檜式的漢奸，比起劉豫式的漢奸，其危害不知要大得多少倍，那可怕得不知多少倍！僅有劉豫而無秦檜，不足以亡國，有了秦檜，而不知反對，則他文憑在握執行誤國政策，國家就難免於滅亡！

「我們中國，現在已經有了今之劉豫，這就是汪逆精衛、王逆克敏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這些民族叛徒，我們大家是清清楚楚的，光有這些公開的叛徒，我們絲毫也不怕。但是，可怕的事情已經來了，讀了「中國之命運」，我們恍然大悟，中國有秦檜在！這些秦檜，自從武漢失守時算起，算到現在，其陰謀大權術及執行誤國政策，已經四十年有餘了。「中國之命運」發表以後，他們的

輿國政策已經表明化，已經公開說出來了！

幾年以來，奇怪的事情多得很，但尤其令人奇怪的在今年八月以來，敵寇軍部發言人頻頻誇降，國民黨方面居然無一字的駁斥！說國民黨忙什麼，那末現在大後方正在大事整孔，幾乎一切要人部動員了，為什麼他們有那麼多空閒時間去整孔呢？說他們很客氣，從不「疾言厲色」麼？為什麼對於盟部人士的著著批評却臉紅耳赤立即駁斥呢？說他們專吃閑飯不肯做事麼？為什麼反共就反得越勁，把青年特務化的夏令營什麼營就辦得把勁，惟獨對於這件事情毫不把勁呢？想來想去，益發令人莫明其妙。老實說，我們看起來很慷慨，懷疑國民黨反動派是否真正要當察槍，所以對日寇的公開駁斥不敢駁斥而默認下去哩！

由於國民黨對於日寇兩次公開誇降毫無駁斥，現在日寇來了第三次公開誇降，與國民黨「勇敢的下決斷」，「自動取消其存在」了，並且要把國民黨「作為內政問題」，「於繞笑中解決之」了。

國民黨當局先生們，你們對於這種狂妄已極的污辱，駁斥不駁斥呢？還是依然默認下去呢？

當你們談及特務，到處叫嚷「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整頓軍令軍紀」，「交出軍權政權」的時候，我們八十萬共產黨員，全邊區二百萬民衆，各抗日根據地數千萬人民，無分男女老幼，一齊起來指斥你們的這種無恥的叫罵。為什麼？因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還有點骨氣，決不能讓你們所污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對於日寇的誇降陰謀更加一致指斥；對於中國投降派則一致努力挽救，決不讓日寇陰謀得逞。國民黨先生們，你們不是中國人麼，你們對於日寇這樣的污辱，究竟得有些微氣節沒有呢？如果你們連這點最低限度的氣節都還成問題，那末全國同胞是不能容許你們這種胡鬧下去的，全國同胞會清算你們的誤國政策的。



## 袁世凱再生

范文瀾

所謂中國「固有文化」的嫡系繼承者國民黨反動派，從固有文化的黑暗方面看來，確是舉大威納至聖。這位至聖及其復聖、亞聖等等徒兒們，於古代大捧其專制魔王秦始皇帝，於近代大捧其魁等漢奸會「文正公」。試詳譜其聖系：始祖姓嬴諱政，號始皇帝，一說，姓武諱「聖」的那位則天聖帝；姓魏諱忠賢的那位司禮監秉筆太監；姓樂諱槍，字會之，諡忠獻；姓魏諱的那位太師公，都有些血統關係。高祖代姓晉諱國藩，號潛生，賜諡文正；曾祖姓李諱鴻章，字少荃，賜諡文忠。高祖祖姓袁諱世凱，字慰亭，號洪憲皇帝。顯考姓段諱祺瑞，字芝泉，號中華民國執政。伯叔暨有姓吳諱佩孚的，字子玉，號孚威上將軍。這些先聖們有三種共同的聖德：第一，徹底排除異己的聖德思想；第二，對內別比虎狼；第三，對外柔如羔羊（始祖嬴政還沒有這一德）。所有上述聖德，都被這位當今運聖繼承並發揚了。他還認了兩位外國聖親，一位姓墨索里尼諱貝尼多，一位姓希特勒諱阿多夫。二位各有秘法傳授，獲益甚大。真是學貫古今，衝通中外，嗚呼聖哉！自聖民以來，未有如國民黨者也。

我們的這位至聖學習孔子的「述而不作」、「聖之時」，大有心得，隨時變之需要。翻印先聖們的傑作，無不適合機宜。若夫中西合璧的特務政治，固已隱聞於九天，人間款款止，集古今中外大成之傑作也，予小子何敢再贊一辭！至於一九二七年之背信棄義屠殺共產黨，則翻印民二袁世凱通緝孫中山、解散國民黨之傑作也；十年內戰，赤地千里，殺人如麻，則翻印會黨薄尉滅太平天國之傑作也；對日寇提議東北四省，簽訂淞滬協定、何海協定、塘沽協定，則翻印李鴻章馬關條約割棄香港遼東半島之傑作也；糾合一羣匪人，仇視進步人民和地區，高呼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主義。

對天對共、滅共、限共、濟共，則謂印說。段、吳討伐孫中山革命勢力之傑作也。其他則印本竊為其面目琳瑯，美不勝收，這真怨不一而足。

近來又翻印一本「民國袁世凱」，為最新出版的大傑作，不可不加以比較，介紹於讀者。

原本：袁世凱想做皇帝，決心消滅以孫中山為首的進步黨派和人士。

翻印本：蔣介石想做買辦封建的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決心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他贊成民主的黨派和人士。

翻印本：袁世凱改造臨時約法，準備做皇帝。

翻印本：蔣介石準備召開國民大會，偽造憲法，準備做希特勒或加裏世凱式的夫權統。

原本：袁世凱說「共和不適於國情」。

翻印本：蔣介石說「馬列主義不適於國情」。徒兒們說「馬列主義已經破產」。

原本：袁世凱大權在握，滿清遺老宋育仁看得眼紅，要求宣統復辟，袁下令開送，但自己

與清室保持親善關係。

翻印本：蔣介石大權在握，副總統汪精衛看覺眼紅。投奔日寇，組織南京偽政府，蔣表示斥責

但自己却並不打斷而且暗中歡迎日寇壓迫仲察和平「勝降」獨角。

原本：袁世凱說美國人發表一篇「共和與君主」的論文。

翻印本：蔣介石請日本奴才陶希聖校閱「中國之命運」。

原本：袁世凱派英國特使羅自齊坐輪船往日本，被日本攔駕。

翻印本：日汪派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吳開先坐飛機來重慶，受要人們歡迎（這是青出於藍的



原本：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

翻印本：蔣介石部下抗日軍有五十八個將領投敵，另有幾個軍官奉命與日寇訂立共同反共協



翻印本已印的，的確印得不壞，有幾處竟勝原本十倍；待印的，可以斷言，『新新』與『新新』。不論要費幾錢後的那一章，最好不印，因為那一章的代價太貴了，不知要支付幾千百萬人的生命；翻印者本人生命在內。這是改變營業方針，重印革命的三民主義吧！

## 感言

續範亭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最近發表了一篇「中國之命運」，我想，凡是一個中國人都必然很關心很注意這篇東西，因為中國之命運，就是我們，萬萬五千萬同胞大家的命運。或是或生或死，或存或亡，或榮或辱的前途，如何能不關心、不研究、不批評呢？就是不識字的同胞們，也應該問一問蔣介石先生說的些什麼話，辦的些什麼事。如果你以為這是蔣委員長寫的不用研究，不用批評絕對沒有錯誤，盲目的接受，那你就不是革命者，不是國民黨員，更不是共產黨員，不是進步人士，不是中國的國民；那你就會身沒有腦筋的、只知順從的奴才走狗！因此，我也要談談中國之命運。

當我看到蔣介石先生「中國之命運」的預言時，也是恨不得以先睹為快，及我既看到「中國之命運」時，覺得抗戰六年不但毫無進步，而且變本加厲，使我對蔣先生的一點幻想也完全打消了。嗚呼！此亡國之論，胡為乎來哉！其中細節已由陳伯達、范文瀾、呂振羽、齊燕銘、何思敬、艾思奇等先生批評甚詳，可謂真矣！可謂誠矣！我的話比較粗魯些，但也是赤條條的！我所感到感到，就是這本書激頭激尾都是反革命反三民主義的言論，總合起來，就是「法西斯主義中國化」。蔣先生決心要把中國拉到黑暗的深淵去。而法西斯奴才們正以此灌輸我們的青年。毒害我們的青年！全國同胞，你們看可怕不可怕！

看了「中國之命運」之主要內容，一方面主張完全保留中國封建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用不着再來革命；一方面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民主，與同盟國政策路線完全相反，前者是反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後者是助長法西斯蒂的獨裁主義。試問舊的中國如果是好的，爲什麼百年來挨打挨得落花流水，幾至亡國？孫中山先生又何必革命？如果說法西斯獨裁是好的，同盟國爲什麼決心要消滅他？共產黨如果是不好的，同盟國爲什麼又努力的幫助他，贊揚他？

蔣先生最標榜的是一個「誠」字，但誠是一個抽象的名辭，希圖、野蠻、日寇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有決心、有恒心，可謂有誠心，中國有句新話說：「假君子鬥不了真小人」，以十分的精力做壞事就是真小人，真小人有了組織也頗利害，但尋今天他們所遇到的不甘假君子，是以蘇聯爲基幹的同盟國統一戰綫，真小人遇上真君子，他就非失敗不可。中國的事也是如此，不能例外的。

他這一篇東西完全是反革命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中國化，國人試想：世界大戰結束後，尙能容許法西斯主義存在嗎？這完全是違反中國人民意志，違反世界潮流；它是蔣介石自己主觀的命運，而不是中國之命運。

中國之命運究竟何在呢？中國之命運就在於抗戰勝利，協同盟國消滅法西斯，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毛澤東先生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種種論文，那就是中國的真正命運，再不能有其他命運。因爲這些論文都是合乎客觀真理的、唯物的、革命的，而不是個人幻想的、唯心的、反革命的「中國之命運」。

當袁世凱想做皇帝時候，是以他個人的命運來決定中國之命運，說他的八字好，正合乎做皇帝的資格，皇帝是做了，可惜沒有算準時間，兩個月後，就化血而亡。

吳佩孚也常常預此、算卦、推八字，說他可以統一中國，想拿個人命運來決定中國命運，可惜也沒有算準確，十四年讓國民軍打得落花流水，十七年北伐摧毀了他的全部基礎，現在他也在

今日蔣先生提出「中國之命運」，名雖上似乎比他們高一籌了，然而觀其內容，也完全是以唯心論、主觀主義、自私自利、獨裁夢想的個人英雄主義來決定中國之命運的，而其中又有許多話都是和日本法西斯軍閥的目的相同的。全國同胞們，我們要萬分警惕呀！這是製造內戰的準備工作！

中國的推命家都是從個人命運出發，來決定國家大事，這是完全唯心的。真要推斷國家命運，必須先推斷世界命運，中國是世界一部份，不能遺世而獨立，毛澤東先生說：「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非常正確的，沒有世界眼光，妄自尊大，從個人野心夢想來推斷中國之命運，那都是夢話、胡說、妄想，必然走了死路。

我們推斷現在世界命運是走紅運的、向光明一方面發展，而不是走黑運的、向黑暗一方面發展，法西斯主義就更死亡，革命的力量正在發展，中國是同盟國的一員，中國命運也必然是向著光明的方面發展，而蔣先生偏偏找到黑的一方面，現密寶盒子已經揭開了，明明白白是紅的，你怎麼硬說是黑的，非獨裁不可呢？除了法西斯第五縱隊這樣講，還有誰肯這樣講？由此證明，中國國民黨法西斯化不只一日了，今天才完全揭露出來。法西斯奴才們用抽樑換柱的方法，把國民黨盜竊去了，古人有竊匪竊鈞之喻，今日竟有竊黨而兼竊國者，當得何罪？

一九三五年我在閩閩割腹後，答各友人信中說：「中國如果法西斯實行了，我們不但有殺頭之罪，而且有閹割之虞。」那時候只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來反對法西斯。一九四〇年，我答友人信中也給法西斯命運推算了一卦，得到三十四個字的結論：「日暮窮途，倒行逆施，淪落階級必至此，勉強掙扎，不足救死，前途如何，一段歷史而已。」

今天國民黨的反動派如果還不觉悟，遵照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發展下去，那麼他們的前途，也必然是如此，是自找死路的，而真正的中國之命運却是勝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獨立平等的。為什麼？因為有了共產黨的保障，中國勞苦羣衆先進人士的保障，毛澤東政策路線之保障。

就以蔣介石本身說，國民黨本身說，也并非不是日暮窮途，並且不應倒行逆施，只要他們肯向前進，不要倒退，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因他們自私自利的近視眼，看的既不遠，走的又是黑道，所以總覺得前途沒落了。於是乎倒行逆施提倡舊禮教，羨慕舊制度，傳法西斯衣鉢，崇封爐之大成；北洋軍閥餘孽，氣死孫中山的段祺瑞老狗，上海大流氓、屠殺工農革命黨衆的黃金榮等，蔣介石都早拜爲老師，對段祺瑞死後，主張國葬，對黃金榮則推崇爲當代聖人，爲他建立德政碑，創修花園馬路；又復任用官僚政客楊永泰、賣國外交家黃郛等一班壞人，總合中國軍閥、官僚、流氓、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還有那托派餘孽，一爐而冶之，變成了中國式法西斯的龐大組織。這些走狗們散佈全國，尤其是八路軍、新四軍範圍內，挑撥離間，造謠惑衆，反對進步，破壞團結。叛國通敵，無所不爲，攜帶了毒藥、手槍、短刀，實行暗害、刺殺、活埋、盜竊等等無恥手段，醜詐殘刻，無以復加。就在我自己的周圍，已經發現了五六個特務，差不多都是日本特務，汪逆特務有連系的，他們簡直快成了一家了。但是他們都是中國人，都是中華兒女，都還有些良心，他們看見邊區的一切都是爲國爲民的，堅決抗日的，於是他們良心發現了，自己說出來，不忍完全遵照特務們的指示害人害國，有的說把手槍交了公家了，有的說把毒藥、短刀扔掉了。我雖沒有被他們害死，但是前一月把我保存的整風文件十八個，被他們盜走了；最初我非常生氣，後來想，盜去了亦好，送到他們指撥機關去，讓他們好好看一看，把他們的歪風、壞風、惡風、妖風也稍稍整一整，或者也有些好處。現在國民黨區域真是特務橫行，民不聊生，抗日軍隊消極怠工，文武官吏上下欺心，人民認識模糊不清，敵人乘間引誘投誠，進退維谷，搖擺不定，你看他們把國家弄成個什麼世界了？他們的行爲下流醜恥到什麼程度了？還正在那兒執迷不悟哩！

當我在民國二十四年總理墓前自殺的前幾月，國民黨開代表大會，我雖沒有參加會議，但是黨內的內容我也知道，選舉委員時，指定、圈定、包辦、販賣，比曹錕賄選總統時代花樣更多。彼時黨內形勢的反映，我還記得有兩句詩，是其中一個代表寫的，傳遍了全會場及南京、上海等地，那

## 國句詩法。

「一身猶狗熊，兩眼冒綠錢。三訣吹拍騙，四種體操演！」

這四句詩是了得真個情況的人把他們的典型人物描繪出來了。「狗熊」是不像人樣子，「冒綠錢」共官僚、軍閥、資木家，「吹拍騙」是吹牛、拍馬、騙人，「體操演」是無恥，提倡新生活多少年，依然還是如此無恥，這又怨着誰？難道是共產黨迫你們幹的麼？一切罪惡行為都是由於饑饉夢想造成的吧！當時我真悲觀失望，憤恨極了，感到偉大中國，四萬萬人民，被這些無恥的東西斷送了，真太冤枉，於是寫陵園剖腹之事，被起我的大無畏精神，流了我的滿腔熱血，才把你們罵了一頓，但是你們的特務份子們說我是「失戀了」。不錯，我誠然是失戀了，我熱愛的國民黨，當它十三歲的時候，交了共產黨作朋友，替它打扮了打扮，也變得相當漂亮，很有出息，但是它到了十六七歲，就變了節了，被人引誘改嫁了，現在它已三十二歲，應該是徐娘牛老風韻猶存，然而因為他十餘年的自殘形體，已經不成人樣子，我也早不愛他了。又說我是「得了神經病了」，不錯，是有神經病，但我的病是被你們喪心病狂成的。當時全國愛國人士，全國青年奔走呼號，開會、請願、挨打、殺頭、囚禁、活埋、舉國若狂，那都是神經病。不過他們的病和你們的喪心病不同，主要他們都是愛國病。嗚呼！自從你們掌握政權以來，除了你們少數奴才、走狗享樂舒服以外，試問那一個中國人神經不受刺激，不傷腦筋？你們的獨裁政治、特務政策把中國人民欺迫壞了，摧殘極了。六七年來，蔣委員長進入抗戰，雖然是勉強的，我們對於這一點却是確實擁護，并且以忠厚之心，不念舊惡，相忍為國，希望你們在抗日過程中，由於事實的教訓，或者能有所改進，誰能想到我們這一點點最後的希望竟落空，「中國之命運」竟公然宣佈封建獨裁，實行法西斯的勾當了！對於抗戰，消極怠工；對於邊區，槍口嚮後；對於人民，不顧死生；妄談什麼「誠」，什麼「公」，我們都早知道了。你們對於我們邊區早已有決心、有恒心了，這就是所謂「誠」！對於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不給一槍一彈一錢，要他們抗戰挨餓，受苦犧牲，最後還要要他們的命，殺他們的頭

這就是你們所謂之「公」！我會說「大資產要佔大便宜，小資產要佔小便宜，封疆階級要佔老便宜，無產階級只求不吃虧。素不向人學便宜」，你們把便宜佔盡了，還不甘心滿意麼？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會同重慶來的聯絡參謀說過：「請告重慶當局，古人說：『有奶便是娘』，今日無奶也是娘，不給吃，不給穿，不給槍彈也是要服從抗戰到底的。」這還不够便宜麼？爲什麼還要一定把人殺之死地，實在告訴你們吧：現在大漢奸賣國賊案檢雖有，再不會有多少愚忠誤國的岳武穆了。

你們的特務政策並沒有成功，一方面只是無法無天得罪了人民，一方面是自私自利又被日寇汪逆利用了。前月譚延闓將軍過延，相隨了一位姓徐林的大公報記者楊令德，他問我：「譚先生既是國民黨員，爲什麼住在延安？」我說：「我孤立多年了。因爲不願加入一個小團體作奴才，所以重慶孤立，古人說：『寧爲鶻口，勿爲牛後』，我今天是寧爲牛後，不做狗頭，請你把這話告訴重慶的朋友們吧！」實際上，他們爲法西斯當奴才，也做不了個狗頭，也不過是狗腿、狗尾、狗毛而已；法西斯制度一定死亡，他們不過落一個死狗腿、死狗尾、死狗毛而已，歷史也已够醜了。

我這稿感言，在奴才們看來，一定說我是大逆不道，在動搖份子看來，一定說我是言之過甚，然而在革命的人看來，還須說我是忠實無比呢！我覺得世界上除真理以外，再沒有任何威權可以使我屈服。一九三五年，我在西湖養傷時，曾作過一首抗日的詩：「不怕死，不怕死，不怕辛苦，不怕窮，變成一片大無畏。誓與倭寇決雌雄。」在兩安事變蔣先生被釋放回南京後，我會寫了幾篇文章，其中有：「我是一個國民黨員，但我沒有受過南京政府的洗禮，吾人生當民主之世，而受專制流毒之苦，推其原因，皆因蔣先生獨裁一念有以致之。」不當奴才，須是任何人的奴才也不當，如果這些特務份子奴才們說：「我是願意當蔣先生的奴才，而是不當日本奴才」，這都是騙人的話，因爲基本上奴才的本質是相同的，主要他們是又怕死，又怕疾，又怕辛苦，又怕窮。不管國內國外的統治者，不外兩個法寶，一個是威脅，一個是利誘，這就使這些奴才們一方面做國民黨特務，

一方面又做日本汪逆特務。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如果沒有奴才們爲基礎，就無法實現其獨裁，在時勢造英雄一方面說來，蔣先生要完全負責的？因爲沒有獨裁，就難都插在蔣先生身上；但是在英雄造時勢的一方面說來，蔣先生要完全負責的？因爲沒有獨裁，就沒有這麼多的奴才，如果蔣先生沒有獨裁的迷夢，走上了三民主義的民主道路，這些奴才們也會因人民的民主力量，一步一步教育好了，就是蔣先生不知道民主力量的偉大，所以始終認爲「個人權威可以決定一切」，才走上今日之道路，才有「中國之命運」之發表，這也是思想方法之錯誤造成的，所以我覺得整風要把國整一下，才有辦法。今天我們批評糾正反對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就是用民主力量作整風的工作。

全中國的同胞們，孫中山的真正信徒，大家起來吧！根據三民主義批評糾正反對這篇「中國之命運」的錯誤思想是必要的，拯救蔣先生，拯救那些奴才們，拯救中國，拯救世界，是何等急切的事呀！日寇逃洪水，凡是中國人都是同舟共濟的船，到中流風高浪大，我們在船上的人，同時都在搖手，努力加油，一篙也緩不得！危險了，失掉了重心了，大家都要脫褲子下水，脫得赤條條下水，來挽救這隻危舟，有三民主義的指南，有新民主主義舵手毛澤東先生，我們一定能戰勝日寇，建立新國，到達彼岸；中華民族是亡不了的，勝利全在我們的努力。

## 誰是「武裝間諜團」？

金肇野

——給日本特務兼CC特務趙尺子的一封信

最近從友人處得到國民黨宣傳機關特務機關印發出來的一本所謂「中共論調」的小冊子，未看作者姓氏，僅由其「同影」(又是國民黨政會之參政員)錢公來的題文中，始知爲「特字一九二二

看四號」所寫。這位特字一九二七號說，據我所知，乃爲久已投誠的汪派又是「份子」趙逆尺子，現在檢林一帶活動，指揮邊區北韓特務份子的破壞工作。

這本小冊子是公開造謠的世界革命史，詭譎中國共產黨和盟邦蘇聯與美國的。從其封皮上的兩行字中，便可知其內容荒謬到什麼程度，茲將這兩行妙文抄錄給讀者賞識：「一部世界政治外交的歷史，便是一部間諜活動史，中國共產黨是蘇聯派來我國的武裝間諜團」。這本小冊子出於日本特務之手所寫當不足怪，而出於堂堂的國民黨宣傳機關所印發，且經國民黨中宣部評爲「最新穎精確正確」，豈非奇歎！怪哉！

在這本小冊子中的主要論點，爲世界上一切革命政黨都是外國的「武裝間諜團」。這個論點，對於國民黨某些領袖個人確可以這樣說，因爲他們除了大革命時期沒有依附於帝國主義者外，在任任何一時期裏都是抱擁前「次殖民地」升到「殖民地」的買辦思想，而投身於帝國主義者的懷裏。因此，他們就沒有「時一刻想斷絕替帝國主義者壓迫榨取屠殺中國人民大眾。奴才們從自己的奴才眼光出發，以爲一切都是奴才，甚至狂妄到把歷史上一切革命運動，都看成和他們一樣的「是給帝國主義者作間諜工作！請看趙尺子在本書中所舉的例子：「第一種是華盛頓的獨立運動」。美國進行八年的獨立戰爭，是由華盛頓之領導而獲得脫離英國，創建北美合衆國，這是誰都知道的革命史實。可是本書却認華盛頓爲法國的間諜首領，「假使法國不把華盛頓當作自己的間諜首領，而感到有利利用之必要，她又何必發兵！美國所以獨立運動也許不會在那個時候以那樣方式出現。」接着他還說列寧、凱末爾也都是外國的間諜首領。這是國民黨法西斯對友邦的一種何等混蛋的污辱！我請問你們出自何經？據於何典？究竟是何居心！嗚呼，國民黨反動派宜慎機關，真不知天下有羞恥事！

而國民黨的專家第五縱隊自己怎樣實在在做了外國的間諜首領，他却一點也沒有提到。更說以會黨參加逼國民黨又是趙尺子老朋友約奇路來幫助趙尺子在這一方面補充一些材料吧！不過我所

知道有限，僅僅是國民黨史中的很小很小的一部份，也正如趙尺子是國民黨中成百成千個日本間諜中的一個一樣。

我是東北人，趙尺子、錢公來也都是東北人，我們先來談談東北是怎樣淪亡的吧。在一九二九年，國民黨不是會派天員吳鐵城到瀋陽，威脅張學良進行反動的侵蘇戰爭嗎？在滿州里梁中甲與韓光第戰死，東北軍大意的逃亡，結果當然慘敗，蔣介石便喜歡的看齋東北軍削弱下去，然後加緊挑動張學良參加內戰，助蔣攻擊閻馮，一九三零年秋大脫東北軍開到關裏來，使日寇有機可以進攻東北，這樣於翌年「九一八」便將大幅的肥沃的關東草原讓給了日本。國民黨蔣介石不是下了「手諭」不准張學良抵抗嗎？蔣介石不是調了東北軍入內地進行帝國主義者所指示的剿共戰爭嗎？不是還訓令出席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稟請對錦州爲中立區嗎？但是蔣介石後來却把這個責任都推到張學良的身上，在二十二年五月「最近剿匪藝術之研究」的講演中公然說：「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項三省越河失掉了，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講，却没有多大關係。無論是政治方面、軍事方面，在東三省與越河過去都沒有在革命勢力之下統治着，革命的主義且不能在東北宣傳。照這樣說，這個日本佔領東三省熱河，革命黨是不能負責任的，失掉了是於革命無所損失的」，上面這一段話還像中國人嘴裏說的話嗎？這不是完全全日本武裝間諜首領的話嗎？而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主張却是「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保衛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並再三提出願在停止內戰、開放民主、武裝民衆的三條件下與國民黨聯合抗日。我請問趙尺子、錢公來、國民黨的中宣部：究竟是誰做了出賣民族的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團」？共產黨欺了國民黨嗎？

請看「九一八」以後由於東北人民自動起來抵抗，組織了許多人民武裝（即今日仍在長白山一帶與敵堅持鬥爭的東北抗日聯軍），國民黨在這時候不是看着眼紅了嗎？這一個強大的人民武裝落在真正的抗日黨派手裏，王化一、彭振國等人便急急忙忙在北平奉天會館組織一個所謂「東北人民

抗日救國會」，派葉法濤、趙侗、李向之等穿軍服份子，還有一些南京學校的學生，以及一些與東北救國組織有關係的人，回到東北去，拿着偽滿政府的執照，坐着日本車，開着關外的奔馳，出關住在偽組織漢奸的家裏，進門住在國民黨部，你們不是就這樣「搞」了「抗日救國軍」的嗎？你們當時為什麼不怕給日本人抓起來呢？原來你們是勾通敵偽，策劃了成千成萬的東北愛國青年，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裝「搞」磨擦，幫助敵寇削弱人民的抗日力量，然後這些「救國軍」就漸漸的給敵偽收編和收買了，趙侗等人回到你們後方去，有些頭目如葉法濤之流，索性直接參加了漢奸組織。

「七七」抗戰後，趙侗又奉命到敵後與抗戰的八路軍磨擦，漢奸葉法濤是偽警防隊的一個頭目，也在冀東打八路軍。這些不都是鐵的事實嗎？我們請問，究竟誰是「搗亂」？誰是「土匪」，誰「變賣成爲日寇的武裝間諜團」？誰是「妥協敵偽」誰是「稱兵叛變」？天下人有眼共見！

再看「九一八」以後，你們這些「東北黨務工作者」的活警，趙尺子本身是個汪派，又披上一件CC的外衣，與曹重三、于隱子等人在北平給CC特務頭子×××辦「東北青年學社」，石子濤辦「復社」，出版「東北青年」，你們到處探聽東北青年的姓名，給他們寄刊物，寫信要他們寫稿子，和參加你們的組織。你們不正是這樣進行威脅、利誘、欺騙、陷害東北逃亡青年嗎？在東北青年學社裏，用演電影、報告等等方式來宣傳東北青年的民族意識，當他們參加你們的組織以後，便派到各學校裏面去做特務活動，專門偵察進步青年，當青年多少發生點事就破壞了，多少青年被屠殺了！而你們組織的內部裏面是很清楚的，在「復社」裏面是滿人，如林、鞠、荆、鄭等雖然都是大學生，都頂着「三民主義」的幌子，和你趙尺子一樣不也都是日本特務嗎？錦綉生就曾在「一九三四年去過大連，找他的日本關係，拿到指示和經費去青島辦報紙，「復社」不是也會派他們的社員拿偽「滿」官費到日本去留學嗎？當時當時CC組織的一些機關團體，實際上不都是日本的特務機關嗎？O、C，在北平還辦了幾個學校，如「知行中學」、「中山中學」等，以加入國民黨可得官費

寒誘惑無家可歸的青年學生。學校教育完全法西斯化的，所謂「信仰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信仰到盲目的程度」。你們青年學生陷入完全「知」的境地裏，還要他們參加「東北青年救國社」、「復社」等組織，進一步便作日本特務。還不就是「九一八」以後你們國民黨C.C.份子的面面目嗎？趙尺子在「中共論綱」中說：世界上「一切革命黨都是「間諜團」，我們看到國民黨的行爲却是這樣可恥，真正的「間諜團」的化身！再會趙尺子自己吧，在「何梅協定」前後，你跑到滬待在那裏，由C.C.拿錢給漢奸德王辦了一個「邊疆通訊社」，人人皆知德王通敵叛國，可是趙尺子却替德王大吹大擂，並會組織張佐若「一二三」燒人刑殺遠去考察，所謂「考察」，原來就是宣傳漢奸德王的「德政」，說德王有「天才」，「德王跟日本走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國民黨政府不能幫助他」，原來當漢奸也有「天才」，C.C.份子的無恥達到極點。趙尺子不是還寫過「本尊捧德王的小冊子嗎？因此，便成了漢奸、日寇心忠實的宣傳員。我請問趙尺子，你這種行爲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呢？你這種行爲是不是丟盡一切東北人的臉，喪盡一切中國人爲人的真心呢？

再看「何梅協定」之前的北平情形，多少青年由於有愛國的思想 and 行動，被省黨部和中央黨部第三團逮捕，請北日報常常有捕人和一批批解送政治犯去南京的新聞，但很少看到釋放和南京政府押北平政治犯的消息，請問這些人都到那裏去了？我們還敢不懷疑？「供在北平想食胡同憲兵第三團團部附近的老百姓，每天夜裏都聽到鞭打聲、叫罵聲、極痛苦的慘叫和槍的悲鳴！這彈藥膏使人體到顛倒無法生活下去！」「何梅協定」以後，憲三團撤退，年未殺完的政治犯、嫌疑犯，不是一個不留統統屠殺盡了嗎？當時天氣炎熱，屍體腐爛了，臭氣四溢，這條街巷的行人人都掩鼻而過。請問國民黨當局：青年愛國，究有何罪呢？可是中國偉大的殺人魔王蔣介石却天天給他部下發出這樣殘忍的指令：「愛國者，殺！殺！！殺!!!」成千成萬的無辜青年，民族的精華，就這樣葬送在你們的屠刀下了！在這一「個寶國協定」訂立之後，北平社會更形紊亂，國民黨的威信越發垮台，C.C.

的特務「子××」從南京秘密跑回來，召集他的部下開個緊急會議，叫大家鎮靜，莫談國事，一切服從「領袖」。我請問這是不是給日本帝國主義者做「間諜」的行爲呢？你們的「偉大領袖」是不是叫做這個「間諜」的班頭呢？

九一八以來，我們東北同胞失去了家鄉，流亡關內，却不許談一句抗日愛國的話。東北志士壯烈因爲辦的「新生」上闖了一下天皇就要被捕坐牢，直到抗聯退加上一條莫須有的罪名，至今身陷囹圄，批發以前，我們這羣患念祖國的孤兒，只有把眼淚吞到肚子裏，眼巴巴，看着你們這些黨官黨棍們，三令五申地教陸邦交，與敵寇杯酒歡歡，獨東北三省三千萬同胞而一，好像你們不是父母所生，爹娘所養出來的冷血動物，你們投奔運郵通車，默認了個「滿」傀儡組織，使真北父老遙望政府出兵挽救他們的心一直全涼了下去！西安事變的時候，張學良釋放了蔣介石，而且自動陪他到了南京，可是從此以後，蔣介石却有釋放張學良！從此以後，蔣介石就在你們的幫助之下瓦解了整個東北軍，不給東北軍以平等的補給，使他們在抗戰中逐步消滅，甚至連東北軍一點殘餘，還要強迫他們繼續抗戰以前罪惡的反共戰爭，讓蔣介石坐山觀虎鬥！東北大學被你們破壞了，東北的救亡團體被你們打進了一種特務，我們東北人在國民黨當局不抵抗主義下關得國破家亡，還要受這種種壓迫摧殘，必欲消滅乾淨而後快！

我問你們，我們究竟是犯了什麼罪？現在又到了「九一八」十二週年了。你們的小朝廷依然和當年一樣醉心於反共，你們的反攻從武漢失守說起整整說了五年。至今却還是遙遙無期，相反的却與敵人勾勾搭搭，互相唱和。老實說吧！中國若不是有共產黨，那末不但東北沒有收復的希望，而且全中國都要在你們的手裏變爲東北之續！

我在共產黨領導的區域幾年，從沒有看到他們限制青年的愛國自由，以及屠殺青年的事情，相反的他們是愛護青年，鼓動青年的愛國熱忱，發揚青年的愛國思想，加強青年的民族教育，給青年愛國的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他們並解放了一部分佔區的青年，扶植他們組織抗日救國團體

●同時我也沒有看見共產黨有任何一個帝國主義者的「間諜」，像國民黨那樣的出賣國家民族，完全聽帝國主義者的支配。共產黨之在中國產生，乃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它不但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了中國廣大人民與整個民族的利益，他今天已成爲抗戰的唯一中堅，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他是中國的救星！

（在抗戰過程中，國民黨反動派從來沒有放棄和忘記過反共、反人民、對敵妥協的陰謀詭計。一九三七年底，隨海澄便都已佈滿C。C。組織的所謂「戰地服務團」、各特務大隊，和復興社的「別動隊」。他們在敵地給什麼人服務呢？拿着手槍屠殺參加前綫抗戰工作的青年，或威脅他們離開前綫回到後方去充當特務。你們的大軍也便由抗戰變到「看戰」。你們的偉大的特務工作還做了些什麼呢？「中共諷刺」中，公開的寫到：中共在抗日戰爭中「鼓吹」「對日宣戰」，是「破壞外交」，並且還強調的說：「今天我們可以公開的用文字來說：「九一八」後，中國必定抗日，但必定在準備相當完成之後始行抗日。乾脆說，在民國二十九年或三十年上半年才算準備完成。可是爲什麼在七七以後便開始提出抗日？這是蘇聯利用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搗亂，「尤其是西安事變因而促成」。你們的態度不是表現的很明白嗎？既抗戰爲什麼又不「宣」呢？是不是說「宣戰」對妥協有些妨礙，就不好進行「東方慕尼黑」的「外交」了？而在抗戰後你們駐天津的代表王若喜，不是經常與漢奸王克敏會面接頭嗎？且把所有國民黨黨員的名單都交到敵人那裏，汪精衛到南京以後，平津的國民黨部也都公開的掛起牌子，王逆若喜又回到重慶去了。原來這都是你們所進行的「外交關係」嗎？這和現在歡迎吳逆先與重用閻逆陶希聖是沒有絲毫區別的。老實告訴你們：這樣西安重慶和全國各地都要「外交去」了！至於「準備抗戰」的謬論，和抗戰之前是絲毫沒有二致的。而現在的陰謀，却在對全國人民說：「咱們沒準備好，不能打了，與日本妥協吧！」在於對日寇表示求和投降：「我主天皇，中國抗戰，不是國民黨願意打，那是蘇聯構的，我們講和吧！你去打蘇聯，我來打中國共產黨。」好不知羞恥的傢伙！你們抗戰動機與進程的實質就是這樣反動啊！是完全背叛

中華民族利益。這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間諜團」又是什麼呢？七七抗聯是人民逼出來的，這是對的，你們本來想在七七事變中當做地方事件解決，再給敵人割一塊肉土，而全國人民不允許，便怨天怨地，罵三罵四，可見西安事變的起因，怎麼又拉到蔣聯和中共的身上來了？假若不是中共鬧奎大局，劉張、楊、潘、恐、怕、今天「四大領袖」也做不成了。至於在其中搗亂的究竟是誰？那正是你趙尺子的老祖宗汪精衛，他不是急忙從德國跑回來，與何應欽密謀企圖用飛機炸平西安，把蔣介石炸死在裏面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你們幾艘機關不是還用陰謀手段暗殺了北軍名將王以哲，希圖造成混亂的內戰嗎？當蔣被釋放之時，陶希聖在北平晝夜未眠，愁眉不展，念到：「壞了！壞了！共產黨這一手真厲害！」陶希聖對蔣介石的心該是多麼的黑呀！可是今天蔣介石對恩人則背信棄義，對仇人却信誓旦旦。就拿你趙尺子在絕望的行爲，不是也促成漢奸汪精衛製造一個亂黨到南京，要求打到西安去嗎？自從他在日本的立場上來講，中共促成蔣的選舉是一種「搗亂」，而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你們這些烏龜忘八，爲則又何嘗不是大大的搗亂。十足的「間諜」呢？

抗戰以來，八路軍新四軍得不到一槍一彈的接濟，在敵後堅持抗戰，抗擊三十五萬敵軍，和全國的偽軍，而在這本小冊子中却說：「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空住國軍，讓國軍不能早日打败日寇。」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我在前方七年，你們「國軍」在敵人「掃蕩」八路軍時，配合敵人打八路軍的後方，而你趙尺子現在榆林和一些反動的軍隊包圍邊區，破壞邊區，進攻邊區，不也就專牽制八路軍，使八路軍不能開赴前線，抗擊更多的敵人，收復更多的國民黨失去的土地嗎？在這本小冊子中又罵道：「中共游而不擊，擴大實力，襲擊國軍，妥協敵偽，稱兵叛變，公開武裝走私……」請看看事實吧，幹這些勾當的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我會參加八路軍許多次的戰鬥，打過平郊門頭溝，平漢路辛店，平綏路南口，下花園；開關北抗戰根據地，把淪陷七八年的滹沱河西臨瀛子、豐寧等縣收復回來，解放了長城內外，黑、白、潮、灤河流域。察南、察東以及察北日寇

罷，他們流着辛酸的喜淚的跟淚歡迎我們，成千成萬的人民慶祝這見天日。可是在這些熱鬧裏，我却從來沒有看見一名是你們偉大的「國軍」！說八路軍「游而不擊」嗎？你們「偉大」的「國軍」怎麼不去游游呢？你們的「熱河省政府」怎麼設在重慶呢？他管的是那一塊天下呀！你們那些欽差大臣，如鹿鍾麟之流，沒有八路軍保護敢去後嗎？可是鹿鍾麟等還要「搗磨擦」，這些行為又都是什麼呢？在晉察冀的國民黨部又是誰幫助恢復的呢？而在那裏你們又搞「三青團」等特務組織，進行對敵勾結，對我根據地實行破壞陰謀。你們又利用軍器工具，從晉西北發展到晉察冀、平西、冀南建立點線工作，組織情報等，竊取文件。這些把持國家臨時交通工具的復興份子，在八路軍保護下深入敵後，美其名曰：「建設交通文化」。因之我們自己的郵政局便停止了，而他們實際是來進行偵察和破壞。如：一個同志會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日內啟程趕晉西北，來信請寄與縣。但這人因事並沒有走。不久到郵局去看看信件，郵政局長却說這人已經去晉西北了，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嗎？他們這些暗藏在郵政人員內部的特務份子剛到一個新地區以後，爲了接近各個機關的工作同志，便借給許多後方的進步書報，而把同一天的新華日報社論中的重要句子都用紅藍鉛筆劃上，分借給各個機關裏，以表示他們也「進步」，並把這些劃大後方的黑暗，但是我們經他們訂開的後方書報却很少收到（延安也一樣），即在本根據地內寄遞報章雜誌也經常被他們扣留，焚燒！請問這是「溝通文化」？還是「推進文化」？是「建設交通」，還是「破壞交通」？這種行爲是我抗敵人反動的，還是教探奸細的？八路軍把你們丟失的地方，從敵人手中奪回來，重新換上國旗，你們不獨不受感動，却來破壞，這究竟誰是「奸軍」？誰是「奸黨」？誰是「武裝匪徒」？誰是「匪黨」？還是國民黨呢？

你們又說所謂「擴大實力」。八路軍新四軍打了華北華中敵軍三十五萬和幾乎全部的偽軍，却只留區區六十萬的武裝，而你們却是在不游不擊中擴大成三四百萬，並從蘇英美借得十六萬萬美元，却沒有給八路軍新四軍發一彈一餉，究竟是什麼人利用抗戰擴大實力；豈不是十分明白嗎？而今天

你們這些軍隊，除了「看戰」又幹些什麼呢？所謂「護國軍」也，「安協偽僑」也。「稱兵叛變」也，「公開武裝走私」也，不也就是這些「看戰」的人嗎？請看看龐炳勳、孫殿英、李長江等五十八個將領與六十餘萬大軍便清楚了。我是沒有看見過八路軍打你們一槍，在這五十八個降軍中，也還有一個是共產黨員。六十多萬偽軍中也沒有一個跑去八路軍。我在前方幾年更沒有看到共產黨八路軍與敵僑訂過什麼條約，也沒有對敵人實行「看戰」，敵人對他們也不同對你們那樣「客氣」，「互不侵犯」，以及派遣僑你趕斥于這樣物人進行「外交關係」；而敵人對八路軍共產黨却是武裝的「掃蕩」、「治安強化」、「經濟封鎖」、「三光政策」、「糧食政策」等，他們又得不到後方的接濟，又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與敵周旋！而「公開武裝走私」的人，却正是那些「看戰」的人，蔣司令海指揮到極官公費，都有無數輛的軍用卡車奔馳在前線上，載運仇貨，化裝品，消耗品，排雲通商也都在前方成家立業，開起商店來。所謂「國軍」之「鬥志」，竟花貨在這些生意經去了！這確在河購物貨中，誰能說他們與敵偽沒有勾結呢？嗚呼！國軍！抗戰耶！投敵耶！誰使昔日慷慨殺敵之軍隊，竟腐敗至此！一言以蔽之，日本帝國主義之「武裝間諜團」也。

現在，如日本間諜趙尺子者，已充進了國民黨軍政機關。趙尺子曾經五原、寧夏、蘭州、西安、成都、重慶，在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六百個聽眾」而前報告他這本「中共論綱」。蔣介石居然給他的黨校讀日本特務講授反共反人民投敵的特務課程，蔣介石究竟是奉了什麼人的命令這樣做呢？他究竟是何居心？這個「中央訓練團」是「蔣記」還是「汪記」？還是日蔣汪合辦的呢？實在是使人莫明其糊塗了！西北的國民黨特務機關裏面潛藏着大批日本人，但是你們只忙着共同反共就什麼也不想了，爲了執行這種共同反共的方針，你們在蘭州設立龐大的特務機關，連這些裝土匪着裝了給你們運軍火的蘇聯汽車夫，這種行爲還是有着爲人的道德！有人提議國民黨也整黨風吧，請問這樣一個特務組織從何處整起呢？審查幹部又怎麼審查呢？你們公然地講：「爲了爭取統治權的政權，可以接收外國的支援，……」明知外援之來是別有用心，也是可以利用的。再明白點

說：『雖然我不願激憤，自己是在作着夷國的問題，也未爲不可。』因此，很多很多的國民黨員自願做激憤的鼓手，越尺，但是得到批准進來的。他在榆林由國民黨拿錢辦漢奸報紙！『送禮進訊報』（漢文版）。『漢文新報』王宜傳，在社論中會寫道：『這幾年來，他（德王）顯是不自覺的執行了一日本「關照任務」，但自覺着給蒙古人求出路。』你們抄了抗日沙王的家，却對叛國的德王捧場，這就是國民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嗎？你們叫蒙胞隨德王去走上漢奸的死路嗎？這是我蒙胞和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所堅決反對的！國民黨參加抗戰已經六年多了，竟允許公開的日本特務在我淨潔的抗戰國土上大肆活動，不加制裁並予援助和嘉獎，請問堂堂的國民政府之「國法」安在？「軍紀」「法紀」究竟是對待什麼人的？蒙門對待抗戰的軍隊和愛國的青年嗎？你們的宣傳就是反共反人民向敵人投降嗎？你們就死心塌地的一定要做日寇的「武裝間諜」嗎？

全國青年警惕起來！特務乘隙遍佈全國，不要陷入他們的圈套，陷入以後，不是關在集中營裏，就是以手槍威逼你，牽着你的鼻子，叫你越陷越深，儘管你想到什麼方法，他都用力，叫你做不願做的違背良心的事情，青年朋友們起來！我們堅決反對頂着抗戰的「三民主義」帽子陷害青年的中國法西斯主義，反對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新專制主義，反對把中國置於投降、分裂、倒退的極黑暗的境界！我們不能再任人宰割、出賣！我們要自由，要飯吃，要呼吸，要光明，要過人的生活，要求肅清日寇第五縱隊，解散日本帝國主義的「駐華武裝間諜團」！——C.C.復興各系的特務組織，宣傳機關，取消法西斯主義！嚴懲吳開先、陶希聖、趙尺子之流漢奸敵探奸細特務份子，撤換包圍邊區的軍隊，對日積極作戰！我在戰後幾年，與八路軍生活在一起，親身體驗到共產黨的偉大，使我深深相信，只有他能解放中國人民大眾，才能驅除日寇，環我河山！

我敢說，將來收復東北的，一定不是別人，而是中國共產黨！

全國的熱血青年，東北的熱血青年，我們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前進，團結在毛澤東民族解放之下前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 千古。空想與事實

(以下均邢肇宗作)

時。這一個留過美國的法科博士和他的家庭是個中農，由父母維持家務，哥哥是帶着父母種地的農民。自己由中學而畢業，由於學習的精力，得到官費保送，又由大學而至留美，畢業後，除專修的法律以外，再兼學醫學，雖不求精，然藉某名醫的常識，比沒有進過學校的老先生知道得多，比後來的中學生更知道得精，甚至和自己的先生（教員）知道得一樣多。而因為此，所以就由學校當編制他一個法科博士的銜頭。

這一個留過美國的法科博士，得到這錢後，便以為知識便識是不小，地位也確是不低，因而便下定意由中央政府聘請，到任運軍職務，假使在接到聘書之後，第一次和它見面時，應該說外國語的，還是說中國話呢？態度上應該是傲慢呢？還是恭順呢？總是在想，總是不能決定。就職，該怎樣擺佈自己的能力，提自己的地位，獲得更多的金錢，給自己建築一所富麗堂皇的住宅，設備各種各種兩式器具，各色各式的電燈電話，古董古玩，應有盡有。連着煙盒，留聲機，已經在市場裏看好了許多種，預備將來有錢時購買。如果自己能在一個華美的大客廳裏，穿上燕尾服，和一班要人、摩登女郎如何宴會，如何跳舞；休息的時候，把吸在嘴裏的雪茄烟的煙，吐成一團白霧，慢慢的在空氣中散開；在桌子底下把對面坐的摩登女郎的腿，拿腳尖輕輕的勾一下，互相用帶迷惘的眼光一笑，那是多麼甜蜜的生活呵？

博士每夜睡在單人床上，都得住頭至尾，細細的審判着將來的一切。並把理想中的住宅設備，自己預先動作，不斷的加以修正，不能讓他有絲毫的不合適的地方。

博士對美國的建設，個人的舉動，都留心的研究，惟恐在任事的時候，土頭土腦，被人瞧不

起。滿街燈火，高的火洋樓，光輝得如象牙一樣的馬路，兩傍幾處等距離的綠綠的樹木，馬路上飛馳着流捷的漂亮汽車；真越過着醉的紳士，或慶登的太太，由車窗子裏散佈出來的說不上名得能酒醉的香味。紐約的休羅市街，更加哥的大公園，到時活動着豪華闊綽的貴官和莊嚴的紳士，那滿街滿地的軍官和紳士，那幾處男女青年，那們或她們，每天幹些什麼事呢？怎麼弄了那樣的錢，才博出那樣的錢，博得一個漂亮的、闊綽的、豪華的、莊嚴的官行舉動，博去那夜間睡在被窩裏的時分，都覺得這刻在賺來自己的官行之中。閉着眼睛一邊想，一邊選那幾個人們的動作，被檢的此則中，滋味者很複雜。這滋味把頭在枕頭上搖個圓圈，暗暗的發一笑。

博士則美國時期的因收公是空無幾何一點點舊東西一點點的工，工資一元（美金）。工作是糊糊板板的洗刷他器具。這幾年半來，博士的收錢，他覺得這錢是衛生的人的習慣，特別是對自己的衣服，格外注意。頭髮上必須要擦上香油髮油，按在頭髮裏，看着是帥自己最心愛的樣式，照着鏡子，很小心的什麼地方打掃了什麼地方分開一小點，再顯上一個圈？那得梳成一定的格式，不能絲毫紊亂。洋服襯領，要永遠保持得潔白平整。褲子前邊的一道折縫，袖子前邊的一道折縫和袖的翻領，每夜脫下來時，鋪在書棹子上，自己用電熨斗很細心的熨一通，用夾子夾起來，燙在手上，左右看上幾遍，然後掛在不能落上灰塵的地方，再輕輕的用手擦一下，噴上噴上的香水，這才覺得安貼。皮鞋的光亮程度，總得擦的以照見自己影子爲標準。

博士雖有酒樓裏的裝飾，但因爲皮色較黑，戴子小的緣故，常在公共場所，受到外國人的輕視和侮辱。他還想種族關係，博士自己確還有幾個很好的外國朋友呢？

在美國住了幾年，知識增多了，眼光也放大了。回到自己偏僻隱匿的長村長時，簡直不能生活下去，一切都不順眼，一切都看習慣。

第一件沒有方法改良的是：父親的還沒有掉完的幾個黑黃牙齒；母親的兩隻小眼；頂上頂頂厚的粗布棉褲；永遠不洗的後頸根；連那積了許多泥垢的長指甲，都不肯剪掉。

第三件是：院子裏亂堆着一大堆糞；廚房門口坐着張着口高擡，攪着，雞屎到處皆是。小孩穿吊襠兩長串鼻涕，在院子裏亂跑，污濁的帶着不見肉色。各窗台上站着許多穿破了的鞋子，南瓜皮，乾豆角，一團一團的頭髮，甚至連夜壺都擱在上邊。

第三件是：房子裏邊，不到年終不打掃。屋角上的蜘蛛網，沿牆根的老鼠窟窿，屋樑上掛着的一串一串的霉爛的穀種和玉糜棒子；地下放着大小不一的瓦盆瓦罐，長短不齊，厚薄不等的許多塊木頭，還有幾個破爛了的藤條筐子和幾件農具。土床周圍和門窗上，都有銅錢厚的一層的蒼起了甲的塵堆和鼻涕。

博士在家庭裏除保持自己的清潔以外，隨時總想改良這不衛生的習慣。每天乘着吃完晚飯的餘暇，給家人和鄰居們講述美國的繁華景象：馬路怎樣光？洋樓怎樣高？如何坐火車、汽車、電車、輪船、飛機？如何遊公園？如何吃大餐？着軍宣傳的目的。如何清潔？如何衛生？說到婦女們怎樣穿着短極薄的小褲又運動、跳舞、游泳：

「嗚呼！那可不好了！一個婦道人象，不穿衣服，這成什麼樣子？怪羞的。」母親便不贊成了。她：「嗚呼！這年頭，真不想不親的奇事哩！咱村莊隊人，像希罕老天爺降雨順，多打幾石糧子，鄉戚全都有了。什麼滑器呀！衛生呀！活了半輩子，根本就沒有聽過。」父親一邊吃着煙草裏的煙灰，一邊點着頭歎息着說：「咱們中國人，就不能和洋人一強，咱教咱們的兒兒們，天天白日裏對着稠人廣衆的面前，脫成光屁股，在水池子裏洗上一回澡，哼，那，死了都不能進祖墳！」鄰居們也都附和着說。

「可石呢？洋人的真俗真奇怪！」母親又恨恨的說了這處兩句。

博士改良家庭的計劃，都被這類的辯論所打消了。他福住了半年之後，不但中央政府沒有聘請，連本縣鎮長也沒有來招請一下。實在不能久候了。還是由父親兒子敲門借押，借了五百元旅費，或在門民黨黨黨委的外甥女兒處求了一封介紹信，自己跑到中央黨部去了。此民國二十年事。



「三從四德」，一套法律，從頭帶之自由，就給她們判了個子孫萬世的無頭徒那。

「男子治外，女子治內」，所謂賢妻良母，大家聞聽也者，便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終身繫附在深閨裏的家庭囚犯。根本取消了她們參加社會事業和政洽活動的一切權利。

歷史上也有幾個女子，不僅爭得自由，而且爭得了專政。宋宣仁太后，徽政九年，朝政清明，天下大定，人稱爲女中堯舜；這是女子執政最濶乎的一個。其他幾個，就行爲口言，都不見得體面，然都具着獨特的能力，不能不說是女子中的英雄者。

北魏的胡太后，雖縱慾擅權，但其詩才清逸。作有：「白楊花」歌，頗爲後人稱道。

唐朝的武則天，八十餘歲了，當了皇帝以後，還廣選美男子入宮，任意淫亂，這是歷史上最荒唐的一個女人。他的特務政治，各種非刑的奇特殘忍，現在的法西斯統治者，也不過加彼。

滿清的慈禧太后，把江山玩上個子了，雖與民國有利，但她的殘虐也實在不少。然她的獨裁專政，約縛皇帝，破壞維新運動，其手段之毒辣老練，比之曹操、董卓，並不見得遜色。

以上的幾個例子，不管她們的政績如何？行爲如何？如果沒有超人的能力，決不能得到統治者的地位和權力。這裏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她們充分表現出婦女不是完全無能，非依靠男子不可。這個問題，我們的道學先生們，也不能不承認！

男權社會的制度，極其顯明。男子三宮六院，縱情酒色，都是對的。女子遵守婦道，從一而終，却是法定的規矩。這算什麼理？什麼教？幾千年來，從來沒有聽見過人說這是不平等。

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向來是極悲慘的。晉朝的石崇，宴客時令美女勸酒，客如飲酒不多，當擲蓮殼美女，表示衰氣。民間的婆婆打兒媳，丈夫打老婆，虐待童養媳，打使女，罵僕婦，都和官廳審判盜一樣，用着各種非刑，火燒、水燙、鞭打、錘刺、凍、餓、吊、拷……都是曾以爲常態，不足稀奇的。至於拿婦女作買賣、送人情、稱奇、飛東西，那更是公開的非法行爲了。

在我們這貧賤之邦，不特虐待，幽河、勾頭、上吊、投井、吞毒、自殺的婦女，要比一個野



顯，可見玉侯馬賊在朝初，並沒有什麼分別。觀看時不認身，勝期與海來處，賊則不認，如五代時在蜀國稱皇帝的王建，在會稽時，人都稱他賊忘八。稱帝後，人又改口說：他原來就與衆不同，果然真真稱天子。這忽而忘八，忽而真龍，「罵」和「拍」，正是人情「冷」「暖」的家常便飯。誰爲長者？誰爲小人？却又被「臨時務者爲俊傑」的一句格言抹殺了。人類的這些德行，要翻起底兒來，還不得不從皇帝說起。

據說：皇帝是「金口玉言」，要發幾誰一句，要罵誰一句，都是暴風浩蕩，光榮得不可開交，即或給誰賜「死」也是三生有幸，不等多得幾誰一「死」，如皋鼻窮人被俄王逼得上了吊，或服了毒，那可比屈治，人還罵那小字不爭氣，爲人家賜主權，要皇帝逼的大臣上了吊，或服了毒，這却是君明臣賢，盛世祥瑞，虛實實，立祠享祭，以爲忠君愛國，光宗耀祖的典範行爲。同一「死」也，爲人醫者，這不能和平民一樣。有毒服毒，有河跳河，有繩上吊，隨便一「死」，革率了事，那還不成，必須規規矩矩，從容容，穿上官服，穿關造拜，七跪九叩的謝恩以後，照着賜「死」的「旨」意，躺在棺材裏邊，如法「死」去，這才算忠臣，能够這樣「死」的，都算是深明大義，氣節可風，後代子孫，便把賜「死」的「聖旨」，抄錄下來，供奉到自己的宗廟裏，認真的傲慢鄉里，幸得門庭，以爲家廟裏添了「聖旨」，便太可以與衆不同了。

被皇帝賜「死」的忠臣，或被債主逼「死」的窮人，在「死」者，確是有點「忠厚長者」的風度。但在感激皇恩，鄙視窮人者，似乎全屬於「勢利小人」的「派子」，這是程話，說起來自己竟不曉得。現在是革了命了的民國，皇帝的尊稱，早被革命英雄，踢到茅坑裏去了。什麼「聖旨」，「命口玉言」，全是「狗屁」！誰都不聽那一套，人人講平等，人人講自由。「死」了如果沒入刑房受手段，強迫槍斃，活埋，或灌毒藥的話，要說誰再給誰來們賜「死」，那便決不可能，這「賜「死」命，總算澈澈底底，革掉了。

道貌儼然的革命元老，慷慨激昂的革命先道，先爲自己建築的光榮充足，再爲別級的款式住者





## 慈禧太后的功績

溥清末年，慈禧太后，老年展臨，俗語說：『老來俏』。確實顯了個俏俏的老年天子，在盛宮裏玩膩了，想在野外建築一個稱心的樂園，嚮性精細快快的樂舞一番，免的死了冤枉。她便先選擇北平的西山，用成立海軍的軍費，修築了一個真山真水，空構標的頤和園。人對她的這一件事情，說了許多壞話，說她不應該把關係國防的軍費，修成沒有用途的遊覽場。這固然算得一個老婦人應有的批評，不能說是不對。但事實是在的海軍相說，她的這種辦法，未必不是中國之福。最低限度，人們走進頤和園，通過軍艦不斷的炮聲走臨，坐在華麗明淨的演戲裏，看看滾滾的湖水，裏面的荷葉，總比黃浦灘上的草房子，清爽多了，別說不說，就拿現在的事實說：『下，你就要感激慈禧太后的功德無量了。』

一 二八事變後，十九路軍在上海與日寇血戰了三十餘日，上海市民、學生、皆自動參戰，只復且天學一校的學生死傷就有五百餘人。海外僑胞，隨隨輸將。日寇三易主帥，死傷萬餘，猶不聽聽與預期的勝謀。倘我們的海軍都長陳相寬先生，却事先受到日本的通知，嚴令京滬兩處的海軍不准抵抗，他的命令上說：『日海軍砲擊獅子山砲台和京市，與我海軍無涉。』『遷延上海戰爭中，我們海軍部長的靈驗命令！』

日寇的艦輪，滿載軍火，在白龍港擱淺多日，而我們的海軍，却與之和平共處，並未絲毫干預。尤其是海軍次長李冠華先生，更禁得爽快。在十九路軍激戰最烈的時候，他和日軍切爭時，同乘汽車，遍視各處轉轉。後來日寇在滬河懸旗，他勸十九路軍，成立上海協定。聽說：也是有天賦的地圖，不要誤會，就是明。中日戰爭中，蘇菲亞與蘇菲亞不互。

大丈夫能屈能伸，能敗能領，果然到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陳紹寬部長，便下令海軍，進攻福州、廈門一帶的十九路軍。廈門之烈，軍容之盛，頗有威震遠東，獨霸太平洋的氣概。這便是大丈夫的一硬。

七七事變後，日寇大舉進攻，沿海各口，向淪敵手，我們的海軍，却把所有的軍艦，逃入長江，避居淞滬，作爲討伐長江的內功勳。這便是大丈夫的又一軟。

砲聲沉舟以後，海軍也就變爲陸軍，或鎮壓抗日運動的雜軍了。專門欺壓人民，到處橫行，逼使大丈夫的又一硬。戰事無常，大約都是戰略關係，軍國大事，老有姦無從知曉，但就表面看來，有智勇則日本大勝，無智勇則中國人既得勝。

據說海軍的任務，本特是海上定程的工具；對外稱領時，雖不獨統的機關；內戰時是更有道。陳紹寬先降，則陳慶雲對俄對日一書本領，成在中國人內戰時，那就有點兒不敢贊成。然則這我們大中華民國革命政府的現代海軍，已降敵國的軍隊，如此而已。

滿清皇帝，在籌備廢除的時分，如果建立了海軍，恐怕更用，明乎此，就不能罵慈禧太后，把這海軍變成陸軍之爲非也。

## 刺刀上劃水樂，中南海拋炸彈

這幾年來，日本系專制團體中日事件，他自已離離一個個，或漢子一隻狗，都算是失蹤。其與中國割地賠款不可。不然的話，就讓廣然處之下。

中國有話，上自皇帝天子者衛後，自八國聯軍和京以後，都沒洋人嚇住了。一聽見外國人說要割地，中國就有些發軟。老成謀國，明哲保身，然一協定，賠款，總比弄的皇上開小差，重慶



講義的強得多。

尹德章主翼時，日本兵成茲結隊，在察府門口拉屎撒尿，並在衛兵的刺刀上刺火柴吸紙煙，用心要造成一個什麼事件，以逼其統治華北的陰謀。但于學忠却一秉「敦睦邦交」，「不抵抗」的國策，不與計較，避之太甚。日總督并未善，又開來七萬軍隊，駐在北平、天津的城外，就胡算作一個平津事件；且由日本軍部，保荐黃郛為北平政務分會委員長，叫他簽定一個塘沽協定，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地位，就算結束這一事件。

中國政府，爲了「敦睦邦交」，只要不同南京開砲，這點小事，自然是隨隨運籌，運命轉。

黃郛奉了中日兩國之命，帶着寫好了的塘沽協定，以中央代表的面目，謁高北平，所謂交涉，談判，不過是佈置公佈協定的場面而已。國人不明實際，竟現們聯合請願，學生們遊行示威，總督主席主任，亂拍亂擊，誓死（不一定真死）要作外交生的護盾。這日美國意見，說的堂堂正正，非國遠日寇不可。這日國意見，却給黃郛委員長，的確除了個天大的麻煩；如果不屈不撓，公佈協定內容，那就有點兒賣國嫌疑了。眼珠一轉，計上心頭，他便懇請日本關東軍司令岡村，派出一兩輛飛機在空中示威，震懾平市人民；再在中法煤礦幾個炸彈，先造成緊縮局面，然後趁機出動接協定，公佈了事。

這塘沽協定的平津事件，就算因當局內努力而圓滿結束；黃郛委員長的外交，也算是在艱苦中勝利完成；中日兩國政府，互相稱賀，表示滿意。



## 沒找着

記得在高小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婚後兩三月了。同學們戲問之曰：「新婚滋味如何？」

他漲紅着脸，半羞半惱的說：「沒找着」。

英皇加冕，邀請各國使節觀禮，在禮禮內附海路牌，入場券，席次等。我國最大使，只帶隨員，未看禮內附件，臨時隨車而去。結果「沒找着」。

滿清皇室的腐敗，把關係國防的海軍費，修成陵墓，弄到洋兵入京，皇上逃匿，朝地購款，國庫，民國後，使不惜重資聘請外國軍事專家，桂隨，種種建築國防工事。聽說：由上海到南京，蘇州一帶，工事之堅固，有如馬奇諾，齊格菲，奧斯納本。

七七事變後，日寇大舉進攻，佔上海，隨南京，我們退到蘇，一律退到武漢。撤退下來的官員，聽說：國防工事海口處，突在代價地方？「沒找着」。

## 扣和

在北平的大公館裏，這頭「老頭子」，飽受的「扣子」，車來，門來，行歸夫，他們除薪養老，扣和，除錢以外，還有養家的「扣和」，被流「扣和」，扣和扣和也着，就是主人在商店裏買了東西，付錢時由下入到口袋裏扣二成三扣也。但商號老闆，並不喫醋，當財主們買東西的時候，已經在原物價上增加了一成，連扣他們的「扣和」，這種扣和，商號各方面都好，在財主方面，算是「九牛一毛」，既羨亦不羨，又羨亦不羨，推自己的下人，去請商號扣和，並明瞭扣和，扣和扣和，扣和扣和。



## 集體入黨

孫中山先生，爲推翻清專制政體，改造中國腐敗政治，在艱難困苦中，奮鬥半生，才手創了中國國民黨。他的三民主義，直到抗戰建國的現在，還是適合當前需要的政治形式。他的三大政策，就是要把三民主義，逐漸變爲社會主義的基本主張。他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是領導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偉大領袖，是推翻滿清皇室的革命導師。他竭盡心力想把中國國民黨，組織成一個先進的政黨。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就是爲健全黨的組織，提高黨員品質，充實革命力量，準備北伐，樹立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其忠於國，忠於黨的純潔誠樸精神，凡爲中山先生的忠實同志者，莫不深受其感也。

中山先生死後，國民黨拿着三民主義的招牌，得到了政權。十餘年來，對中山先生的主張，不但絲毫沒有實行，而且還加革命的三民主義，修改成對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主義和不抵抗主義了。

國民黨的組織和吸收黨員的辦法，更是奧妙莫測，不能想像。「集體入黨」，從南京政府成立之日起，直到現在，都是最時髦，最起勁的革命組織。凡是屬於中央統轄的軍隊或行政機關，都得按照花名清冊，一律入黨，部隊或行政機關的長官，就算是中央黨部的當然特派員。把所有的官兵夫役集合在一起，由特派員和中央指定的黨員監督，舉行「集體入黨」的宣誓典禮，然後按照名冊，領發黨證，這就算國民黨黨員了。黨員成份，黨員品質，以及對三民主義的了解，則是不加過問的。

北伐到了山東的時候，所有國民黨革命軍，已經都是集體入黨黨員了。然有一級兵士，還把孫逸芳當作是孫中山哩。



這一萬四千餘人，又由中央黨部派員監察，舉行了「集體入黨」，並領到華萬四千餘份國民黨員的黨證。這些黨證，到底發給誰呢？只有天知。這是括人裏永遠找不出的二部份國民黨黨員！又如如此，其他各軍亦莫不如此。中國總有千百萬這樣人類中根本沒有的國民黨黨員，如果給這類的黨員，再來個訓練，那却是子孫萬世，最安全最穩妥的施政方法。因為沒有其人，便不怕有人反對或攔阻，隨心所欲，貼個條幅，或發個宣言，便可完成革命建國的宏業；也可對付萬難總理在天之靈。這樣嚴格的組織，這樣幹練的黨員，恐怕在全世界上，也還是空前絕後滿推一黨獨

中日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的抗戰精神，更較人欽佩無似。所有抗日軍中，都由中央派遣特務人員，實行黨化教育，加強統治領導。這些特務人員的革命理論是「四維八德」；革命形式是「總理紀念週」；革命口號是「擁護領袖」；革命組織是「五軍主義青年團」；革命目的最：「軍可亡於日寇，不能交給共產」；（嚴密語）革命工作是：「聯合民族帝國主義者」；（彰德每日寇的大據點，中央特務朱建邦，駐在彰德，架着電台，公開工作）和汪精衛的漢奸組織，進攻敵後抗戰的八路軍和第四軍」。平江慘案，茂林事件，……都是最精彩最革命的劇作。

運動員法的頒佈，把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置諸毫無保障的條件之下，這都集中由先生命運。黨國前途，交到預焉。（見革命元老張謇先生的講演）如此革命的政黨，如此偽造的黨員，如此科學的政治理論，（四維八德）如此忠實的總理信徒，其荒謬程度，比之「對神榜」，恐神榜傳，誠有過之無不及也。

## 國民黨的黨務設施

國民黨既能稱霸時局，當然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一直到現在，無論在官私法院，賭博場中，鴉片燈後，凡遇見的國民黨員，沒有一個不革命的；可見國民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黨，這是不成問題的，誰還能夠懷疑嗎？

國民黨依據三民主義的民主精神，規定了革命的三個實施時期，即人人所知道的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這三個時期的貫徹實現，就是要把國家政權，完全交給人民管理，不得由少數人據為私有；原來打算如此辦理，所以才名之曰：「民國」。

今年是「民國」三十七年了，在完成北伐的前一階段，大概要算是軍政時期，北伐統一以後，據說要算爲訓政時期了，訓了這麼十來多年，快要到憲政時期的時候。忽然想起：中國人民這樣落後？既沒有出過洋，又沒有在止海作過生意，都是把「半斤私鹽兩斤糖」的鄉下老，那能够管理國家大事呢？簡直是笑話，笑話！如此原故，乃「一回提倡復古，一回還恢復到軍政時期，如果有人再提「民主」，那就要以軍法從事了。

閑話少敘，書歸正傳，說了「大串原則問題，還沒有談人家的黨務設施，實在有點對不起！

國民黨自執政以來，「皇恩浩蕩」，已使人民感激得哭笑皆非，厥功懋德，不是幾句話所可盡影於萬一者。此處引國民黨中央對工作止的幾段英明指示，便可略見其對國家民族之關心，已經到了什麼程度？

「凡軍隊中抗日的積極份子，又爲本黨高級長官十分信賴者，必須在國共第一抗日第一兩的原則下，使其積極別共，否則，先設阱陷害，後誣中傷，栽贓誣蔑，破壞其地位及歷史，嚴

後予以斷絕關係」。

讀是對中央黨部建立的黨務設施，惟恐抗日抗的太積極了，將來對不起日本天皇。

「所有共產黨建立了民主根據地的地方，凡不曾參加抗戰，和民主工作，潛伏在各地的道門、幫會、地痞、流氓、劣紳、惡霸、暗哨、吸鴉販毒者，均為共產黨認爲是落後份子，精神上一定是對立的；本黨要以大量金錢收買，秘密組織，假借不倫不類之各種名義，充使入夥，令其在不知不覺中從事害本黨効死，並使其對付中稍有威望，爲共產黨稱爲進步份子的那些傢伙們，故意找事，設局誘騙，放毒，栽贓，誣陷，誣誣，毀壞，宣傳共產黨的民主自由，却是狗皮膏藥」。

這是對共產黨所有民主根據地內的黨務設施，惟恐人民民主了，將來對不起蔣國難財的先生，同時也妨害了軍政時期的治安。

「選擇本黨中之忠勇堅強青年，再加以技術訓練，秘密組織暗殺團，專門執行肅清工作之滅跡，殺害，秘密綁架，秘密賄賂，誘惑，造謠等有效手段，鞏固本黨權力，提高本黨威信，每個工作努力份子，均由中央直接予以恩惠與撫慰」。

這難道全國所有軍政民各團體的黨務設施，惟恐人民自由了，降低國民黨的權力和威望，看清楚了嗎？這許多應光明磊落的組織，真不愧爲復興國家民族的黨政政策，全世界那一個國家，能有這樣冠冕堂皇，嚴密細膩的工作計劃呢？

努力吧！向着黑暗的道路邁進，將來一定可以完成一個獨立、幫會、土豪、惡霸、烟鬼、暗棍、地痞、土匪的大流氓國家。

流恨千古！  
特務千古！

## 革命與抗戰之分野

「話到口邊留半句，理從是處讓三分。」這是孔子聖人禮讓之旨，中庸之道，教人處世接物的分寸明訓。老年人常對青年人說：你學學留餘地，講話要有分寸，凡事不可任性，不可過火。說得明白些，就是教人處方緣圓，人云亦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學成老奸巨滑的錢君子，才算合格。文人講究修辭，商人講究措辭，官場講究今天天氣好，宰相很精神，給上略，給下穩妥，取消自己嫌惡，違反人議理，迎合上司喜樂，這便是明哲保身之大道，隨官捭財之真諦。

「麻州宜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這一定律，自皇帝專制，以至總統，主席，革命，抗日，一律適用。大家習以為常，不足為怪。假使潮湧過來，祇許百姓放火，不准州官點燈，那便成爲人類的奇聞了。

革命，起初沒事情，不大懂；現在學了幾十年，慢慢的竟明白了。就是「先招老百姓的槍桿，然後再革官紳主錢者的命，這在中國叫作「官辦革命」，在外國是官商合辦的，叫作「布爾喬亞革命」；但中國以國體爲國，作事總得留官紳的命，不可不拿，但拿官紳得留次之官以應了老百姓的命，這在中國國主錢者吃一半，就算禮讓了。

日本海兩斯強盜，攻城掠地，殺人放火，你如再要禮讓，他就更他亡國，滅絕法，藍骨抗戰，抗，不可不抗，但不可抗的過火。一應抗戰，一節和字，既合乎聖人教人之旨趣，又包含抗戰確據之方針；果妙莫測，真假難辨，遠在精衛在內，好像人人革命，人人救國，又彷彿人人不革命，人人在捕籠，有人說：「洋錢過萬，絕不抗戰；洋錢這千，意志不堅，家中無米去食戰到底。」說的對不對，全看你的錢之。事情越來越複雜，革命，抗日，都得照人行事，不能一概而論。官辦抗日

「之謂之「正統」；人民抗日，謂之「反抗」；官辦革命，謂之「本黨」；人民革命，謂之「異黨」；黨頭，失蹤；黨中盛衰則作苦力的大批青年，都是不分本異，不辨正反，單純革命，抗日的危險分子，或變國賊徒。

投降希特勒的貝當元首，給薩拉弟首相，刺了個寶國大罪。日本法西斯的特務機關新民會，謀成汪精衛的國民黨黨部，都是一面仁義，一面陰謀，滑稽與無恥，未有甚於此者也。倘若你祇看見孫悟空假裝牛魔王，戴着王帽，穿着蟒袍，和鐵扇公主套交情，而不看見牠還托着一條猴子尾巴，那你的小鐵扇子，就要被牠騙跑。古人云：「衣冠禽獸」，此之謂歟。

十古軍北伐的時候，江蘇蘇縣，爲革命軍與直魯軍互相爭奪的一個地方。縣署門口，掛着一塊長條白漆木牌，正面寫着「蘇縣縣黨部」，反面寫着「歡迎直魯軍」。黨部是革命的，直魯軍是反革命的，這一面招牌，究竟是革命呢？還是反革命呢？要用政治上的術語來說，那便是：一面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抗戰，一面和平，再說的新文一點，便是：一面禮義廉恥，一面男盜女娼；一面官商，一面奸商。這原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愚民無知，祇有上當。

汪精衛領導中國革命，一直做了行政院長，入都以爲是好人，但結果才是漢奸。

呂伯璜把曹操當作自己的盟侄，請到家中，沽酒款待，但却弄了個全家被殺。這都是祇看見王，沒有看見尾。汪精衛與宋哲元的全是人，四條腿的全是狗；祇知其一，不知其二，看見正衙，祇看見反衙的愚蠢結果。忠厚者，尊禮守法；狡詐者，無惡不作；所謂中庸之道，這話之說，不偏不倚，非人民，保障統治者的剝削罷了，那能會是真的呢？

革命要成功，抗戰要勝利，不上當，不迷惑，能看見王帽，也能發現尾巴，那就要家溫煮一件法寶——真理。

## 共產國際的解散與國民黨的反共

一九四三年七月，國民黨趁著共產國際的解散，興高氣烈，不顧日寇的進攻，撤除河防部隊，包圍陝甘寧邊區，企圖把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在擁護蔣委員長的睡夢中，不聲不響的來個一筆勾銷。這一妙算，充分證明了對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根源和中國共產黨產生的社會基礎，完全一無所知；無怪執政以來，也祇是「以來」而已，哀哉！

中國共產黨，乃是中國社會的自然產物，而不是共產國際所委派的洋務登錄；它與被壓迫的中國人民，同生共死，為着人民的自由，為着國家的獨立，二十餘年的艱苦奮鬥，已經生長下根深蒂固的羣衆基礎；十年內戰，傾全國之力而不能消滅者，就是有了廣大羣衆的幫助，而不是有了共產國際的支援；兩萬五千里的長征，沒有坐著共產國際的飛機汽車，火車……，也沒有藉着共產國際的任何力量，不是「撈到了陝北了麼？」

目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數十萬軍隊，武器彈藥，完全得自敵人之手；並沒有聽我中央軍一語，用共產國際的飛機汽車，從西北公路上源源不絕的往來運輸！共產國際之與中國共產黨，還有什麼關係呢？

蘇聯共產黨原是共產國際的組織者，它在中日戰爭中，建議蘇聯政府給中國政府，幫助了大批飛機、大炮、坦克、槍、彈等無數器材，建設蘇聯人的龐大船塢等，都拿著蘇聯的機槍大炮；而號稱共產國際的組織者——中國共產黨，反沒有得到一點補充；可見共產國際之與中國共產黨，毫未及自己的黨派立場而忽視中國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獨立。這種大公無私的國際正義，蓋謀反共者，有所感乎？



「魏亮生得多少餘孽？」

今日之國共兩黨，要以中國人的立場而論，既實行維理的「三大政策」，才使人情合理而解決一切糾紛，假若不此之圖，以為共產國際解散了，馬克思主義也掃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也解散了，人類又恢復到中古時代的經院哲學的新發生活裏去了，那就未免太愚。即此以為不足，更用下流社會的鼠竊狗盜之徒的陰險伎倆，造謠毀壞，蓄捕暗害，不講人道公理，專事對鎮壓，此種鬼蜮行爲，豈能欺瞞一時，焉能久而不敗。倘一旦被事實揭穿，則撒謊者，將置面目於何地？況一般鑽營奔競之徒，爲適迎上輩歡心，滿足自己私慾，咒罵「共匪」，當作宣揚酬怨，撻弄事非，披髮歌功，當謂國民黨爲共產黨，當謂共產黨爲國民黨，抗日又親日，反汪復聯汪，既無政治立場，又無民族氣節，「混水摸魚」，惟恐天下不亂，察此輩社會齷齪爲幹師，段以大權，昇以重任，則或聲言產國際之解散而解散中國共產黨，則此種人物，還能將中華民國治理成一個國家否？感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留芳讓讓，慎繫於當局者之一念間耳，其然乎？其然乎？

## 國民黨的任務是什麼？

滿清皇室的貪暴專橫，墮落腐敗，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之事，自鴉片戰爭以後，接踵而來。我黃帝子孫之大好河山，幾爲滿人所斷送；「寧贈異族，不給家奴」的誓願自供，滿清一代的忠實奴才，（曾、胡、左、李……）無使死而有知，能不自愧於衷？

總理生於廣州，目親外人侵華之新發殘暴，又痛滿清皇室之禍國殃民；遂投身革命，不計危險，不避艱難，結合同志多人，手倡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這叫做光輝歷史，中國人民，本黨（國民黨）黨員，莫有不深切了解，而推以爲自棄者；尤其老黨員們



，率皆身歷其事，領受鼓吹，冒險趨鋒，踏着無數先烈的血跡，前仆後繼，犧牲奮鬥，才由滿清的專制魔王手中，奪回了政權。

國民政府，乃本國資格最老，地位最高的同志所組織者，那一位不是純正的忠實信徒呢？「以黨治國」，凡國家總政治、軍事、憲法、建設、教育……，悉納之於「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統治之下；「黨權」高於一切，已為本黨黨峯造極之無上權威，誰還能不革命？誰還敢不革命？黨員遍於全國，革命普及四海，猶謂革命尚未成功！誰其信歟？

「黨權」是什麼？代總理的說法，黨權就是被壓迫人民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同時也就是被壓迫人民窮迫的先知先覺者，它的自身，也就是被壓迫者裏邊的一部份，而不是站在被壓迫者的頭上再壓迫被壓迫者。黨因為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所以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有了人民的擁護，才能發揮無上的權力——「黨權」，這就是說：黨如果脫離人民，不與人民謀切身的利益，不與人民同生死共患難，又變成人民的壓迫者、剝削者，則人民當然就不肯擁護，而且也不應該擁護；黨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仰和擁護，那末，「黨權」究在何處呢？

黨既為被壓迫人民裏邊的先知先覺者和領導組織者的核心機構，則黨員的品質，黨員的能幹，當然就為全民族裏邊最優秀最傑出者，才能為廣大人民所依賴所信仰所擁護；而本黨黨員，應實行「集體入黨」以爲，黨閥官僚，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土匪惡霸，不同品質如何？一律收黨黨員，破壞紀律，毒害黨黨，綁架勒贖，無惡不作，目無法紀，橫行犯眾者，爲國民黨黨員，把總理親筆締造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一點革命精神，（由推翻滿清帝制到北伐）被這一批三黨方派的照樣黨員，帶踏得一文不值，全部的革命史蹟，摧塌下一個「中山陵」；全部的三民主義，也僅剩下一個「總理紀念週」。真正的三民主義，渺無音訊；是不只跟着總理「葬終正統」，已被舉黨的老同志們葬在「中山陵」裏邊了？不然，爲何突然失蹤，不與世人見面了呢？

漢奸汪精衛，也說他是總理的唯一信徒，夾着狗尾巴「謁陵」。戴着黃奸帽子大作「紀念週

誰能產生他多麼呢？

今日之國共兩黨，要以中國人紛立為標的，或謂實行維權的「三大政策」，才使人情合理的解決一切糾紛；假若不此之圖，以食共產黨之肉，則其志難也釋放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也解放了，人類又恢復到史古時代的無能劣輩的斯生運去了。那就未免太無。即此以為不足，則下流社會的製藥劫盜之徒的陰險伎倆，始露其真，若隨暗處，不講人道公理，專事封鎖壓抑，此種鬼蜮行爲，誰能欺騙一時，若能久而不散，則且被其揭穿，則激誠者，將從而自於何處？見一般國共兩黨之徒，為這迎上本黨心，請認明自己私慾，兇惡「共匪」，當作官場領袖，隱隱事時，假裝革命，處處國民黨與共產黨，當着共產黨與國民黨，抗日又親日，反汪復聯汪，既無政治立場，又無民族氣節，「非水樣樣」，難憑天守不亂。此輩社會派賊為幹部，假以名權，界以責任，則其非共產黨之標的而實為中國共產黨之利此種人物，提能將中華民國治理成一個國家否？豈云「口是心非」，立地成非」？初勞康樂，願樂於當局者之「家國弄」其然乎？其然乎？

## 國民黨的任務是什麼？

政治與經濟的食量軍費，橫流窮民，則其始於了製種辱國之事，自稱其執事以錢，接應而產費我費帝王孫之大仔河山，幾為滿人斷絕，「一軍財異族」，不給家奴的強態自供，滿清一統的史實才，（曾、胡、左、李……）假使死而有知，能不自愧於冥？

總領至於廣州，目親外人侵華之野蠻殘暴，又痛滿清皇室的禍國殃民，遂投身革命，不計危險，不避艱難，結合同志多人，手創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推翻滿清帝制，樹立中華民國，進「改良輝煌史」，中國人民，本黨（國民黨）黨員，沒有不深切了解，而據以為自豪者；尤若老老輩員們

率皆身歷其事，領受被壓，冒險組織，磨折無數先烈的血跡，前仆後繼，犧牲奮鬥，才由滿清專制魔王手中，奪回了政權。

國民政府，乃本國資格最老，地位最高的同志所組織者，那一位不是總理的忠實信徒呢？「以黨治國」，凡國家論政治、軍事、經濟、建設、教育……，悉納之於「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統治之下；「黨權」高於一切，已為本黨營造極之無上權威，誰還能不革命？誰還敢有革命？黨員遍於全國，革命普及四海，猶謂革命尚未成功！誰其信歟？

「黨權」是什麼？共產黨的說法，黨權是「被壓迫人民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同時也就是被壓迫人民裏的先知先覺者，它的自身，也就是被壓迫者裏邊的一部份，而不是站在被壓迫者的頭上再壓迫被壓迫者。黨因為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相一致，所以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有了人民的擁護，才能發揮無上的權力！」「黨權」，這就是說：黨如果脫離人民，不與人民謀切身的利益，不與人民同生死共患難，又變成人民的壓迫者，剝削者，則人民當然就不肯擁護，而且也不應該擁護；黨如果沒有人民的信仰和擁護，那末，「黨權」究在何處呢？

黨既為被壓迫人民裏的先知先覺者和領導組織者的核心機構，則黨員的品質，黨員的能幹，當然就為全民族最優秀最傑出者，才能為廣大人民所依賴所信仰所擁護，而本黨黨員，更實行「集體入黨」以後，更開官僚，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土匪惡霸，不問品質如何；一律收黨黨員，破紀律，弄黨營私，綁架勒贖，無惡不作，目無法紀，橫行鄉里者，為國民黨員，黨總理張耀輝造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一點革命精神，（由推翻滿清帝制到北伐）被這一批三民主義的惡棍黨員，糟蹋得一文不值，全部的革命史冊，流離下一個「中山陵」；全部的三民主義，變換了一個「總理紀念週」，真正的三民主義，渺無音訊；是不是跟着總理「黨終正統」，已被變壞的老國貨們葬在「中山陵」裏邊了？不然，為何突然失蹤，不與世人見面了呢？

這班汪精衛，也就他是總理的唯子優徒，夾着新尾巴「跟陵」，戴着黨封帽子大作「紀念編

，假使這沒了。這些事件，人都不肯在諸公的當面談論者，「面子」而已。

「選官選官，誰在合法的廉潔政府裏，或與人民同甘苦的革命軍隊裏，弄了不少的洋錢，到處揮霍，到處騷擾太太，到處說公館，公館門上，必須懸掛『德高望重』、『品學兼優』或什麼『圍』？什麼『應』？什麼『村』的金字匾額；表示不但是好人，而且還清高得很。匾額上必須懸着名人名，或鄉親的一大串名字，證明良善無訛。其所以如此裝璜者，「面子」而已。

出了出汗，冷了打頓，喫多了不消化，此乃勢之必然，理之固然，一個人設了那麼多的公館，設了那麼多的小老婆，自然不能整頓。雖說是吃了一肚皮海狗腎，畢竟時間有限，未免仍有顧此失彼之慨。『飯飽思淫慾』，是古語，賈之明訓，那些姨太太們，喫飽了無事可做，便根據這一整調，穿上大紅纓唇，穿上時髦服裝，電影院，跳舞場，公園，戲院，到處活動，名之曰：『交際』。遇見漂亮的青年小伙子，就拍小指尖，露口角，至看頸子，飛眼兒，吊膀，盡情勾搭。如不能以花柳病害死了。只要有錢有勢，保管來個貞節牌坊，或來個國葬，作誄詞，鑄碑文，留芳百世，都是不成問題的。誰還管那些閑事呢？敷衍『面子』，『國體』，作官的仍舊作官，換錢的仍舊換錢，窮人不敢反抗，社會無法改良，都是怕傷了統治者的『面子』。

聽說：現在有什麼邪說異黨，對作官人不大講『面子』，所以我們的政府，雷厲風行，頒發了一個懲儆異黨活動的辦法。提出了『四維八德』的國粹，力挽『面子』之『面子』了。

## 『七七』專變中的北平景象

北平是中國幾百年來的首都，也是文化的中心。那種雍容大雅，不慌不忙，到處看見『勞駕』，『勞駕』的客氣聲調，確與各大商埠的急急忙忙，不顧一切，專和洋錢拚命的神氣，有點兒不

住居北平的人們，除過討飯的以外，連洋車夫以及一切苦力們，每天都有各人的一點點享受。一大板炒肝兒，兩大枚燒酒，或五大枚大飯館剩下的雞和菜，那裏邊混合着山珍海味，鷄鴨鮮鮑，醬魚極可口極便宜的食品；窮鄉僻壤的喫膩的老財們，恐怕一生都嘗不到那樣的美味吧！

幾百萬人口的北平，被有錢有勢的大人先生們，再透盤據着喫、穿、嫖、賭、玩兒樂；錢用完的走了，剩上地皮的又來了，新陳代謝，繼續不斷，永遠融融和和，一團和氣的繁榮着。公園、飯店、戲院、八大徽衛、樂子館，……總是車水馬龍，人山人海擁擠得不可開交。誰都沒有工夫再想一下，這樣和平的生活，將會有什麼變化？

自八國聯軍入京以後，不管誰當總統或執政，主席，向來都沒有影響到娛樂場所的營業！

「七七」事變後，蘆溝橋的砲聲，雖在機槍的響着，但北平城內的熱鬧，還和往日一樣，並沒有顯出絲毫的不同來。直到日寇進攻南苑，一隊一隊的飛機，在北平市的上空，繼續不斷的偵察時，大街小巷的人們，還才聳起耳朵，聽着城外的砲聲。躲在房簷底下，或大門道裏，街牆底下，把屁股緊貼着牆，伸着脖子，仔細的研究那飛機上吊的炸彈，是不是就要放下來。

各交通路口，堆起半人高的砂包；警察、憲兵，都全副武裝，橫持着上着刺刀的來福槍，砂包後邊架着機關槍，慌忙，緊張，要鎮靜，又不鎮靜，踏着比尋常快約步伐，不斷的打罵着來往的洋車夫，不准他們通過，好像洋車夫全是日寇派出來的好細似的。忽而戒嚴，忽而撤除砂包，忽而趕緊堆起，市民們三五成羣，紛紛攜眷，有的說：「宋哲元已經和日本人講和了」，有的說：「宋哲元是抗日將軍，決不會和日本小鬼講和」，然到底怎樣？誰都不能十分明白。但事情業已鬧開了，不打便和，那總是肯定的兩條路了。滿城大雨，人都帶着極不寧靜的神情，私自計劃着怎樣應付突然發生的危險事件；有錢的人，都在東交民巷定了房間，存好了東西。

「嗚，嗚，嗚，……」，日寇的飛機，飛的和鼠腦一樣響，往返偵察。嚇的小孩子們拿兩隻

幾乎蒙清耳聾，靠在火人的牆上，用驚慌的假聲，定定的凝視窗戶的外邊。女人們不斷的敲着自己的靴筒。

「呀呀呀，呀，呼呀，呼呀，哇哇哇哇……」，日寇的大砲機關槍，向着直苑的營房，不斷的在轟擊。

你聽，你聽，兩位師長及許多軍官兵士，都被打死了。向前越線越線，兵士們奉着不准抵抗的總命令，聚集在營房裏，抱頭縮，咬着牙，硬着頭皮挨打。

「喂，班長，爲什麼不准開槍？你媽的，日本人跑到中國來打中國人，還有什麼理可講？我們拿清槍要一碰不響的匪賊人打死了，那太冤呀！」上等兵張得勝，難憤填胸的要求開槍。

「唔，不行呀！誰開槍就要槍斃誰，你沒有聽見營長說嗎？這是他媽的什麼政治問題？敵咱們敵兵的根本不要問；就是問，也是永遠不會明白的。」

「哼，政治？政治吧！反正咱們這破爛國家，請早讓他們政治完了拉倒。」班長秋意着說。

與對元假裝鎮靜，每天還和朋友们打八國馬牌，談談笑話，如無其事的一樣。

張元榮却聯合着日本的特務，由中國的漢奸，與張采烈的晝夜活動，絞綽着投降的條件。然談判到最後的結果是：日本要二十九軍（宋哲元全部）無條件繳械遣散，不得在河北管運留。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忽然由魯報館傳出「號外」，用大字寫着：我軍攻克廊房，收復冀東，日寇已向山海關外撤退云云。

時人心大定。主席派大校談論，贊成二十九軍的頑強，大勇氣的勇敢。……

獲得日本兵跪在野地裏叫爸爸？說得有聲有色，有憑有據，千真萬確，並且自己是和團由前線一同來的官兵親自親過話的，日寇確是已向山海關外逃跑了。

當天下午八點鐘的時候，宋哲元不動聲色，偷偷的率領着幾個親信人員，繞回保定去了。城外前軍隊，也在同一時間，向保定方面撤退。

到十二點鐘了，全球的人們，多在感到愉快的情緒下入了睡鄉。警察、魁手，却都暗暗的進上便衣，各自逃散了。

明自忠帶着阮文武的一旅，憑借和日寇繼續交協，商訂投降條件，但僅鬼混了兩三天，就被日寇殺機遣散了。這是七七事變中的一點雜碎，寫下來，作為生活上的一個小小經驗。

## 兩件壞事、一點藝術、三個把戲

太原開場山總司令的會客廳裏，掛着一塊二三尺大的鏡框，一位頭戴孫中山遺像，一面鏡着張作霖遺像，會見中央來賓時，外面便是孫中山遺像；會見高系統賓時，便把張作霖遺像翻到外面。這是作官人的一點小藝術，其中涵義，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府秦汝等時，太原總司令以維護曹錕統流的正統立場，竭力幫助曹、吳（佩孚）以餉彈，並陳兵旗幟，表示協同動作。及曹吳軍在東京被國民黨潰潰時，他却出兵石家莊，截殺曹吳的後路，說是對國民黨作有力的配合。

國民黨勝利後，蘇出假祺瑞軍執政，任命國民黨軍軍長胡景翼為河南督辦，閻總司令以同盟者的立場，幫助胡以權。但却暗助蘇將劉鎮華以統率，促其攻胡。又陳兵風陵渡，攔東鎮一帶，對胡。惟胡對劉鎮華推舉，雙方派着代表，雙方助着物資，「坐山觀虎鬥」，總有乘老虎可打，果然劉鎮華被胡景翼潰潰。他就在風陵渡截殺劉鎮華的潰軍了。

孫殿英軍進攻之時，閻總司令大助其餉彈，藏在包頭煙煤一帶，集結部隊，說必要時，還可用實心援助。但孫殿英不克軍攻的時候，他却先犯孫殿英清到太原，扣押起來，然後包圍部隊，勒令繳械，且向參事主席馮鴻達，大大的屠了一劫；殺絕汗孫高世，不要忘記這解網之大德了！

閻總司令之所以能在山西長治久安，就係：和任何人都不是朋友，和任何人在失敗時都不朋友。這一切不變的妙訣，總其終始，約有三端。一曰：「口是心非」；二曰：「欺欺怕怕」；三曰：「錦上添花」；四曰：「落井下石」。這其間之微妙運用，便名之曰：「政治手腕」。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據閻總司令自己說：「生平只作壞了兩件事！」

第一件是：和汪精衛弄了一次擴大會議，鬧的姦盜掉甲，不得不奉獻（父）命權權的田。

第二件是：抗戰後，利用進步口號，組織橫盟會，決死隊，鬧的賠夫人又折兵，輸如驢子裏賣鹽，有害不能說，這簡直是捨將棺材抗戰，其愚不可及也。

## 記雨

九四三年，九一八後一日，淫風連綿，三日夜未稍淨，山洪暴發，交臂隨絕，書信報紙，向未得一報，各據消息不通，耕米兩缺，村民已有積款者，屋漏牆倒，積糧罄亦，余苦坐終日，無聊殊甚，飄溼而冷，取火自烘，無意中又燒穿一隻襪頭也，因戲撰詞二首，以誌其事。

橫仙姿

門外橫波滾滾，屋漏滴個時聞，睡起無聊甚，且把溼襟烘烘。心悶，心悶，毒液有誰來問。

四野細雨如注，美人消息何從？不知英美已否臨關第二戰場，問坐非非想，西歐烽火何心？

曹庶，蔡庶，一心兒望個民主。

時事小評選粹

1944

增版

發行

山西·左權

華北書店

河南·涉縣

定價 15.00元



73.07  
45

\$15.00